

連隊工作

八路軍總政宣傳部編

光明出版社印

一九四六年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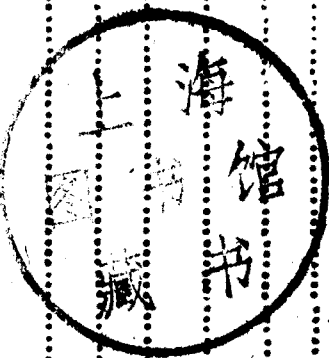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3641B

目錄

前言.....	一
七七〇團的第二連.....	七
一、軍事管理上的優點.....	九
二、政治工作的各方面.....	一四
三、練兵中的領導.....	二二
警七團的第七連.....	二七
一、整風和生產改造了部隊.....	二九
二、政治工作的表現.....	三四
三、張治國在第七連.....	四一
七七〇團的第五連.....	四九
一、幹部相互間不團結.....	五一
二、軍事管理上的兩個極端——軍閥主義惡習與鬆懈自流的不良現象.....	五四
三、政治工作的不良作風.....	六一
四、練兵落了後.....	六九



前 言

這個小冊子所收集的三個連隊調查材料，兩個好的已在「解放日報」上發表過，另一個因工作做得不好，屬於壞的經驗，未便發表，爲着從好壞兩方面來看我們的連隊工作，更好的改進我們的工作，故一併印出，供大家研究，因爲壞的經驗對我們也是有益處的。

已發表的兩個好的連隊調查材料，特別是七七〇團的第二連，是有很多好的經驗，總政在發表該調查材料的簡短介紹裏，已有足夠的估計，在這裏，我們覺得對這兩個連隊還應這樣地去認識，即：由於他們的實際工作，替我們指出並解決了關於目前連隊工作改造的幾個帶原則性的問題。

第一，連隊工作改造應從何着手？目前我們的連隊工作，正在按照譚政同志的報告在改造中，但有些部隊天天在設法改造，仍不能有大的進步，其原因就是沒有看中病症，對症下藥。過去通常是在注意制度和組織的調整，說制度和組織不健全，或者是調換幹部，說幹部不稱職，其實這都不是根本問題，連隊工作改造的根本問題是打通幹部思想，給他們指出正確的工作方向。七七〇團第二連之所以能獲得這樣大的進步，很明顯的並不是依靠改變了什麼組織制度與調換幹部的結果，警七團第七連的連長指導員能力也並不強，但他們的工作也做得並不錯，這主要是因爲邊區高幹會後的整軍運動中，反對軍閥主義，反對形式主義，實行了對幹部的整風，領導上嚴格地要求連隊工作集中力量於改善官

兵關係與關係、和密切軍政工作的配合所致。在這樣做了以後，以前認為最沒有能力無法把連隊工作做好的連長指導員，現在也變成有能力居然把工作做好了，過去想不出的合理工作制度與組織形式，現在也創造出來了。因此我們今後對連隊工作的領導，須一反過去那種不務其本專求其末的辦法，應該首先把方向弄對，用最有效的實際辦法，幫助連隊把官兵關係、軍民關係、軍事幹部與政治幹部關係澈底弄好；連隊的工作制度與組織形式，應在這一正確的方向下，在實際工作中使之更加合理化，以便更好地推動工作；對連長指導員不應單純地怪他們工作做不好，應以整風的辦法幫助他們打通思想，並澈底廢棄過去那種對連隊工作的形式主義的要求，節省他們有用的精力，放在最實際有用的工作上面去。只要把這些根本方面做好了，其他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否則連隊工作的改造是不可能的。

第二，連隊的軍事管理與政治工作應有的基本觀點是什麼？這兩個連隊的調查材料，又給我們證明了，認為戰士不好管理與不容易教育和改造的觀點是錯誤的，沒有不好帶的兵，問題是在於幹部的模範作用够不够？對戰士生活關心不關心？工作實際不實際？態度方法好不好？雖然在我們部隊裏，今天並沒有那種完全的軍閥主義者，但或多或少地染有這種思想的人是有的，他們總覺着自己的工作已做得很多，戰士中一有意見，說幾句調皮的「怪話」，便以為戰士真落後，兵不好帶，等等。其實事實決不如此。如果每一個連長和指導員，都能像七七〇團第二連的鄧連長和袁指導員那樣關心戰士，想各種辦法把工作做好，自己很刻苦，態度很好，處處能以身作則，對工作有辦法，方式又好，連裏的

工作決沒有做不好的道理。留守兵團中的某些部分，在未整軍前，也會覺得連隊工作很不好做，戰士很『調皮』；幹部整了風以後，肅清了軍閥主義傾向，加強了群眾觀點，工作做好了，戰士非常聽話，大家都說：現在的兵好帶了！其實兵還是以前的兵，只是因為幹部的進步影響了他們的進步，幹部對他們的愛影響了他們對幹部的愛，所以幹部與戰士就像家人父子般的打成一片，就真正做到了像一個革命的軍隊。不然，即使我們對戰士不打不罵，自己也還刻苦，並且也很吃力的天天開會、上課、演說，講許多革命大道理，天天要戰士如何如何做好；但我們自己對戰士的切身要求不關心，對戰士表示意見，斥之為『怪話』，不去分析戰士的話包含些什麼合理的成分，不去想一想即使其中的不合理成分又是由什麼原因引起的？如果是這樣對待戰士，這就不能說我們的幹部思想上業已弄通，不能說已經具有了足夠的群眾觀點，從而這些幹部的工作也就無法做好。

第三，改造戰士與提高連隊的最有效的教育是什麼一種教育？在這個問題上，過去許多人總是強調文化教育與政治教育。文化教育與政治教育對我們確是很重要的，但過去我們把它們的內容了解得太簡單了，以為一個人只要能識字什麼都有辦法，相信書本萬能，以上抽象條文的政治課為唯一的政治教育，其他不依靠書本但更有實際意義的政治教育，便不予重視，這就是錯誤的了。我們的戰士都是農民，一定要提高他們的文化，才能更好地提高他們的軍事素養與政治素養，但提高文化不是一時能辦得到的，而我們要求戰士政治上的提高，却需要在短時間內達到某種必要的程度，這是比文化的要

求更迫切的，因此政治教育必須重於文化教育。在戰士現有的文化水平下，政治教育僅僅依靠課堂教育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對戰士特別需要從實際生活中進行教育，應該多以具體政策的教育代替抽象理論的教育，多以典型示範代替空口說教，而且應該採取各種各樣的方式，利用一切機會，不是單純採取上政治課的方式。這兩個連隊以及整個留守兵團在這個問題上也有了寶貴的經驗。去年一年來，他們的政治教育重心並不放在政治課上，而是第一，用群眾整風、反省、坦白的形式、進行了反軍閥主義、擁政愛民、反落後傾向三次大的教育；第二，採取競賽、獎勵英雄與模範的辦法，教育戰士，在戰士中造成一種學習英雄與模範的群眾運動。經驗證明，這乃是改造戰士與提高連隊的兩個最有效的方法。他們雖然減少了政治課的分量，但對於改造戰士和提高連隊，其教育效果是空前的，是真正把革命理論與戰士實際結合了起來的。戰士都是可以改造的，他們都有羞惡之心，他們都想學好，只要我們隨時隨地獎勵像張治國一樣的人物，號召大家學習他們，就一定像警七團第七連一樣，把廣大的戰士改造過來，連隊工作做好。今後連隊的戰士政治教育，應根據軍隊的具體工作任務與戰士中的不良傾向，採取群眾整風反省與獎勵英雄模範的辦法，做為政治教育的主要方面。當然，僅僅滿足於片斷的講演報告，而不強調把經驗及其結論系統化、理論化使成為課程與教材；僅僅滿足於本連本軍本地局部情況的分析，而不使戰士明瞭必要的國內大勢與國際大勢；僅僅滿足於糾正眼前局部不良傾向的教育，而不使戰士明瞭必要的社會發展的規律，等等，也是不正確的，因此很好地編寫政治課教

材，研究教學法，提高教員，也是必須的。

第四，進行連隊工作的改造，須有一定的物質條件做基礎，把生產運動搞起來，改善生活，是很重要的。留守兵團所有部隊，一年來進步如此驚人，重要的一點是搞好了生產運動，部隊生活過得很好，這才使整風、擁政愛民、練兵等運動搞得那樣熱火朝天。這次七七〇團二連與警七團七連的材料，也是這樣很清楚地告訴了我們。有些清談的革命家，他們以為人們可以不吃飽飯幹革命的，明明能够把生活搞好一些，却高唱什麼艱苦奮鬥；我們是唯物論的實際革命家，吃飯，對革命很重要，吃得很美，更是重要，豬肉、調料，配合政治，可以發生很大改造思想的作用，可不是嗎？前方有一個部隊，曾因一個時期生活太苦，幹部對戰士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敢嚴格一些進行，後來生活好了，管理教育就嚴格了起來，他們是把生活好壞看做工作的物質基礎的。但改善生活必須要自己動手，不勞而食的寄生蟲思想，是應當完全取消的。過去有些人認為生產會把部隊搞垮或搞壞，事實證明這種認識是錯誤的；反之，參加生產不僅能够改善生活，也能够改造思想，能够獲得真正的勞動觀念，有力的改變我們幹部中的小資產階級意識與戰士中的落後思想。自然，生產要花費我們訓練教育的時間，在這種形式上也要表現鬆弛一些；但每個戰士的情緒提高了，身體更強健了，思想更正確了，學習與工作的質量提高了，實際上是把部隊弄得更鞏固與緊張，結實與活潑。

第五，連隊軍政工作要做到密切配合。目前還有些部隊的連隊，連長與指導員的關係搞得不好，

影響到工作的配合，使整個連隊的工作做不很好。七七〇團二連在這問題上給了我們一個很好榜樣，這個連隊連長與指導員的關係是很好的，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做到了密切配合，他們彼此都很尊重，沒有那種誰的工作重要誰的工作不重要的思想，他們只想如何一道把工作做好，軍事協助政治，政治保證軍事，什麼工作都商量，分頭負責，既不爭權限，也不推諉責任，由於他們能這樣處理問題，就使得全連也都很團結。這種好的作風，是值得大大提倡的！我們連隊之所以有軍事與政治工作之分，不是因為兩者可以互不相關地獨立存在，它們只是整個連隊工作的兩個方面，尤如人之兩手，缺少一方面都是不成的，必須強調二者的配合，才能把連隊工作做好。因此，對連長的要求是尊重政治工作，在行政上多方面予政治工作以協助；對指導員的要求是政治工作應密切配合與保證軍事任務的實現，尊重連長應有的行政權力。任何方面自以為是，把工作搞壞，都應受到嚴格的批評。連長與指導員之間發生爭執，都應着重自我批評，多責備自己，少責備人家。現在所有關係不協調的連隊，連長與指導員都應發揮自我批評，檢討自己的思想，清除狹隘、不識大體、個人英雄主義等不良作風。在目前尚不能做到連隊的單一領導時，連長與指導員必須和衷共濟，以期把連隊工作做得更好。

七七〇團的第二連

總政治部

一九四二年冬季邊區高幹會以來，短短的一年時光，留守兵團各部隊的工作有了很大的進步。一年來，無論軍黨關係、軍政關係、軍民關係、官兵關係、軍事機關與政治機關關係、上下級關係、這個部隊與那個部隊關係，都有了顯著的改善，各方面的團結都大大加強了。在整風和擁政愛民運動中，在生產和練兵運動中，普遍地獲得了驚人的成績，改變了部隊的面貌。

這種進步，不僅明顯地表現在領導機關中，更明顯地表現在連隊裏。一年來，連隊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善，創造了和發展了很多好經驗。這些經驗指出了和證明了連隊工作應有的正確方向，這個方向就是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九年古田會議時所確定的方向。這裏，我們先將三八五旅七七〇團第二連的材料，加以整理，發表於此，希望由此引起大家對連隊工作的重視與研究。這個連隊我們雖沒有冠以模範連隊的稱號，但他們的工作確是比較好的，許多經驗都值得其他連隊學習。

艱苦戰鬥中的前方部隊，其情形和後方不同，但官兵關係、軍民關係等等基本方針，是完全相同的，這裏所述三八五旅七七〇團第二連的情形，亦希望前方部隊引為參考。其中許多部分是任何連隊都值得學習的。

第二連是三八五旅七七〇團的olds的正規連之一，長征過來的老戰士還佔着相當大的比例。連長鄧中
華同志是長征過來的老幹部，現年三十四歲，在該連任連長已有四年，整風前有許多缺點，例如對戰
士愛發脾氣，態度不好。雖然自己能吃苦耐勞，和戰士們一樣的幹，但戰士們還是對他不滿。一九四
二年春季整編時，三連的戰士就不大高興來二連。他有個人英雄主義，和指導員的關係也弄得不好，
又不安心工作。一九四二年冬季邊區高幹會以後，經過整風，鄧中華同志就徹底克服了自己的缺點，
對上級不講價錢，工作積極負責，和指導員的關係很融洽，於是在戰士中就建立了很高的威信。成了
二連領導的中心。指導員袁美富同志是整編後調來的。在這以前的老指導員和連長的關係弄得不好，
變爭權限，和戰士的關係也不好，因此上級調動了他的工作。現在的指導員袁美富同志也是長征過來
的老幹部，當指導員已有五年。整風前，他也曾不安心工作，認為政治工作沒權，想改行。整風後轉
變了，工作很安心，能以身作則和關心戰士生活，與鄧中華連長的工作配合得很好，因此他在群眾中
也很有威信。

三整編前，該連戰士中，也存在着嚴重的不良現象，例如極端民主化，攻擊領導，犯紀律，工作不負
責，甚至有些人鬧小差。高幹會後，經過整軍、擁護愛民運動、生產運動，特別是經過戰士整風（反
有運動），完全克服了上述缺點。現在部隊的情緒很高，工作和學習都很緊張，生氣勃勃，各方面的
成績都不錯。

下面就是該連在各方面工作中表現的情形。

(一) 軍事管理上的優點

——伙食辦得好——

二連的伙食，在七七〇團各連隊中，是最好的。每頓飯吃兩個菜，一個湯菜，一個炒菜。菜絲切的很細，搞的很乾淨，菜樣也經常調換。湯菜是蘿蔔絲時就炒洋芋或白菜，湯菜是白菜時就炒蘿蔔絲或洋芋絲，或者用豆辣子醬配合各種湯菜吃，不像有的連隊天天一樣的菜，吃洋芋就接連吃很多日子，使人感覺單調。每人每天六錢油，鹽儘着吃，滋味相當好。每月每人還能吃二斤肉。駐地多野雉，不時能吃到野雉肉，因為準備的好，過年時每人平均有一隻野雉吃。飯也有調劑，他們的駐地不產麥，吃麥麵困難，但去年他們自己種了些白包穀，磨成麵蒸包穀饅頭吃，有時做絞湯（包穀糊糊稱着好菜，是老百姓公認的一種好飯），花樣也不少。全連戰士對伙食都很滿意，特務連和二連住的近，知道二連伙食吃的好，也表示很羨慕。

二連的經濟基礎比較好，但同五連八連不相上下，現在還不如五連的錢多，伙食也比五連的少一些，每個伙仗要做三十多個人的飯，伙食還是比五連好的多，這裏的原因主要是領導的好。連長鄧中

華和指導員袁美富二同志都很關心伙食，爲了調劑菜食，預先有計劃的做好了豆辣醬，慢慢調劑着吃。對司務長工作督促的緊，每天要他和排長一起來彙報伙食問題，每星期又召集伙伕同志開工作檢討會，連長和指導員輪流親身參加。有了困難時親身去研究和解決，去年建營房時吃了兩頓生飯，馬上找出原因（一個是碎米糊住了鍋底，一個是鍋太大），立即解決（把碎米搞出來單獨做飯吃，又換上兩口小鍋），不再吃生飯了。其次，二連的生產是好的。農業生產，雖然因爲一個排擔任警戒，未能全部參加，又因挖好的許多平川地被其他單位修了營房，但由於努力的結果，還是完成了生產任務，打了六七十石細糧。該連還有許多副業，把戰士中有木工技能者鄉組織起來，有解木板組、籠圈組、木杓組、木杖組等，收入增加了幾十萬元。這樣，就有了改善伙食的條件了。第三，生產出來的錢，主要用在改善伙食上。鄧連長的意見很對，他說：『做生意賺的錢，主要是改善伙食，戰士在生活上意見少了，一切工作都好進行』。有的連雖然生產好，但沒有注意改善伙食，以致戰士發生不滿。戰士馮軍昌這樣說：『有一天我們連長說，只要大家好好學習，我一定把生活搞好，我們下面的輿論就說，只要吃的美美的，我們幹的就更有勁！』這幾句話可以充分反映戰士的情緒。最後，二連伙食好，還因爲整風深入到伙伕班，伙伕班每天晚上都參加全連的整風反省會，有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的都做了反省，工作變得積極起來，所以一個人做三十多個人的飯，還能搞的很好。

鄧連長很關心戰士的困難。二連駐地氣候很冷，團裏爲保證冬季糧食，每人發一雙毛襪，以禦戰士凍腳，二連怕一雙襪子不够，又怕凍了手，就每人發一斤四兩羊毛讓每人打襪子和手套。那時已有壞人在暗中散佈謠言破壞練兵了，說此地天氣冷要凍壞人，但這種謠言在二連就沒有傳開。過陽曆年時，戰士中有的沒有煙吃了，連裏就拿出錢來買了四十斤菓子煙發給吃煙的，不吃煙的發三十條線，過年時，吃的美，喝的好，又有煙吃，戰士都是很愉快的。鄧連長也會把自己的津貼拿出來給個別沒煙吃的戰士買煙吃，也會把自己的破襯衣送給戰士做鞋幫，又會把自己的棉線借給戰士穿，東西雖不多，事情雖不大，影響實不小的，這是一個群眾觀點問題。全連的戰士都說：『我們的連長是好連長，他對我們下級是關心的！』

對病號更是特別關心。住衛生隊休養的，連裏給送大米和肉吃，病員有時回連看一看，鄧連長袁指導員就留下他們吃一頓好飯，這裏吃好飯的時候，總是把病員從衛生隊裏叫回來。病員杜西才今年一月十日回連看一看，連長給他炒肉吃，走的時候帶了兩升大米，割了鮮肉，連長指導員養的鷄又捉了兩隻送給他。這樣，病員精神上很愉快，其他的戰士看了也高興，說幹部關心他們。

鄧連長不僅能注意伙食和關心戰士，在管理上也是好的：

——管理很緊，方法又好——

這次冬訓中上級規定的一切工作，二連都能做到並且抓的很緊，沒有把時間空空放過的現象，就是

早飯後一點半鐘自習和晚飯後的遊戲時間，都是緊張的很。有的連隊遊戲時散散漫漫，天氣冷誰也不願出去跳木馬翻槓子，蹲在屋裏圍着火閒扯，早飯後也是遲遲不出去，有的晚上戰士沒事做，大家扯皮。二連沒有這種鬆懈現象，飯碗剛放下就會聽到集合哨子響，除了開會，戰士很少在屋裏蹲着，更沒有閒扯皮的事。連長一放下碗就出去，連部裏很少看到他，他經常的在戰士中間混。哨子稍吹遲了一些，馬上會聽到連長在督促：『誰值星？趕快集合！』有兩天下雪不能出操，他很靈活的叫戰士在屋裏聽準或他自己給上軍事課，沒有『等等上級指示再做』的鬆動現象。對幹部抓的也很緊，團裏規定每天早晨幹部要集體學軍事，他徹底的執行了，每天戰士上政治課的時間，他集合排在連部一塊研究。一天中發生的問題，都利用彙報、點名講話或個別談話解決，不使問題拖延下去。他們的彙報、點名講話和個別談話，都是實事求是的解決問題，沒有多少形式主義或黨八股。總之，一天的工作與生活是很緊張的，但又不是形式主義的瞎忙。

在操場裏要求各種動作都很嚴，不論戰士或幹部，只要姿勢不對了就當場提出指正。但連長的嚴格不是打罵和發脾氣，是叫做錯的重複的多做幾次，他親身去糾正和多說幾遍，因此不會引起戰士的反感，戰士們都這樣說：『連長是希望我們很快的進步，那個願意落後呢？』連長的態度很嚴肅，從不和戰士開玩笑。但別人開玩笑的時候，也不加以禁止，總是站在一邊微笑。連長的嚴肅沒有發生使戰士避而遠之的偏向，倒產生了一種力量，他到那裏，戰士的動作更顯得積極，不教育敷衍了事的現

象，怕連長叫重做。比如有一個戰士的動作總是稀稀拉拉的，有一次跳位懶，他不用力，連長叫他反復的練，輪到他放哨了，連長叫別人替他放，要他多練一下，這樣，那個戰士就不敢也不好意思再敷衍了。一般在連隊被認為是死角的伙班和文書、通訊員等，二連在練兵中都動員起來了，伙班每天由司務長領導着練一兩個鐘頭，文書和戰士一樣的背着背包站在行列裡（有的連隊的文書還被戰士稱為『師爺』根本沒有參加練武），通訊員更不用說，他們還在全連的戰士中起着積極的推動作用。

鄧連長對戰士是公平看待的，好的不偏愛，笨的也耐心給以教育，對受過處罰的也不卑視。戰士張德才說：『連長這人很正氣，不管張三李四，沒有什麼偏向。有的連長看到不好的戰士就感覺不舒服，我們連長是二樣看待的』。這種不偏不倚的正派態度，戰士是很稱許的，戰士若感到了領導上看不起自己時，就會悲觀失望起來，對工作消極不安心，甚至會因此逃跑。

坦白運動後，鄧連長對管理問題更有深刻的認識，他說：『在坦白運動中，我得了很多的經驗教訓：處理問題不應盲動，應仔細地考慮考慮，根據戰士的具體情形去處理。對戰士要多徵求意見，當親兄弟來看待他們，管理方式要好，不關心戰士是會發生問題的。原則的問題不能讓步，管理不能鬆懈，一樣鬆了一切都會鬆。還有，要了解戰士的心理，處理問題才能恰當』。這些觀點，都是很正確的。由於連長這種正確的管理觀點實行的結果，二連的官兵關係是很好的，我們聽聽戰士的輿論吧！

戰士張德才說：『我經過七、八個連長，沒碰到這樣好的連長，他特別對我們的生活關心，總是讓一

切辦法把生活搞好」。張虎成說：「連長沒發過脾氣，從來沒有無故打擊過人。我們連長還想一切辦法給我們解決困難，他土地革命時掛過三次花，身體不強，可是處處和我們一樣幹」。

(三) 政治工作的各方面

——指導員以身作則起模範——

去冬練兵時，上級號召軍政幹部都要學習軍事技術，二連指導員袁美富同志真正響應了這個號召。

出操時，他和戰士一樣的站在隊伍的行列裏，聽從連長的指揮。有時也站在班裏和戰士一樣的聽從班長的口令動作，一樣的背着長槍操動作。這種以身作則的行動，影響了戰士。練兵開始，團裏提出「老戰士要從新兵學起」，有的連隊老戰士說怪話：「當了七八年兵了，還要從新兵當起！」二連就沒這樣的怪話。戰士們說：「指導員和我們一樣的背着槍操動作，我們還有什麼話說？」無形中把老戰士自高自大的情緒克服了。晚飯後遊戲時，他和戰士一樣的在練木馬、跳高和槓子等。並且很活躍，到處在和戰士比賽，說：「我們來個比賽吧？」戰士會立刻應戰：「好！指導員，我們和你比比！」馬上那裡戰士的情緒就高漲起來。有時，戰士也找他比賽，他馬上就應戰。他在操場裡，跳一會木馬，翻一翻單槓，投一下手榴彈，到處都發動起比賽的熱潮，鬧得轟轟烈烈。早晨爬山時，也是背着行李包和戰士一樣的爬。去年建營房時，也是如此。戰士們回憶說：「去年蓋樹時，指導員說：」

我個子大，我擡大頭』。戰士們都說他的實幹精神好。這次全團檢閱時，只有他能和戰士一樣的全副武裝跳過木馬，別的指導員做不到。

這種以身作則的領導，真正能起實際的領導作用，是我們革命軍隊政治工作的好作風。這比某些指導員插着手站在一旁高喊：『加油呀』，『努力呀』，作用大的多。那種只喊不做的政治工作是整腳的政治工作，是沒有力量的，是脫離群眾的。應該學習二連指導員袁美富同志的作風，反對後一種指導員的作風。

——和連長一樣的注意伙食關心戰士——

袁指導員也很關心戰士生活，他和連長輪流着參加每星期的伙伙班工作檢討會，經常的到廚房走走，看看養的豬，問問工作情形，想法把伙食搞好。冬訓時，連裏給戰士們發了羊毛打襪子和手套，有的戰士不會打，天冷了還沒帶上手套，他看到了，怕凍壞他們的手，馬上從戰士中動員出去年的舊手套，借給他們，戰士們很感激。有一個戰士毯子破了沒法蓋，一時又領不下來，指導員馬上把自己的褥子借給他蓋。對病號更是關心，常到衛生隊去看病員。有一個戰士過去隱瞞自己的歷史和政治問題，現在坦白了，在全團大會上做了反省，他說：『過去我病了去住衛生隊，指導員給我寫了一封介紹信，要醫生給我好藥吃，後來又送給我大米和肉，我心裏感激極了！某人組織了幾個人開小差，有我一個，爲了報答袁指導員對我的好心，我報告了。若是過去那個指導員，我是不說的！』這是戰士

心底的話。

對戰士的進步，袁指導員也是很熱心的。團裏新調來一個通訊員當戰士，指導員在點名時向全連宣佈，說他過去過的生活比較散漫，剛下連怕不習慣，要大家幫助他，特別要班上的同志幫他學會練兵的各種動作。晚上指導員又單獨找班長談，要他好好的對他教育和幫助。後來，這個通訊員進步的很快。

由於關心戰士的結果，二連的政治情緒是鞏固的，半年來沒有跑過一個戰士，大家對領導幹部很滿意。

——生產、建築、練兵中的政治工作——

我們不來一般地敘述二連的生產、建築和練兵中的政治工作，只說一說它的特點，這就是：解決實際問題，發動群眾熱潮，抓緊黨的工作。

指導員袁美富同志在生產、建築中，也是以身作則的起着模範作用，實際的盡了領導之責。此外，還解決了一些問題，發動起來了競賽熱潮。部隊剛整編後就開到某地去生產了，袁美富同志帶着一排人留在城裡警戒。爲了鼓勵開荒的情緒，發動了這一排人背柴，改善全連飲食。五月該排回到某地，知道三排長和連長關係不好，影響了生產情緒，他就集中力量領導三排，進行調查研究，弄清楚三排長是鬧私人成見，故意搗亂，當即進行批評，因三排長成見很深，建議上級調換了他的工作崗位，又

批評了三排中個別調皮的戰士，表揚了機槍班的全班參加突擊組。此後，二排和連長的成見逐漸消除，生產情緒提高起來。建築營房時，戰士情緒不高，有的說：「軍隊還能建築營房呀？建築起來還不是要倒呀？就是不倒，也不知道給誰住呢！」指導員批駁了這些不正確的談論。首先，找本地戰士修牆，他們有經驗，修起來不會倒，用活的事實來提高戰士的信心。對建築起不自己住不成的說法，也解釋了：「這房子是自己住，就是別的部分住了也是應該的，這是階級友愛呀！又不讓給敵人住」。於是就分工組織起來，砍樹組、打牆組、泥牆組、割草組等，一齊動起手來，每組裏都配備了幹部和黨員起領導作用。頑固份子搗亂時影響了建築，因擔任警戒比別連遲回半個月，別連的房子架起來了，自己的還是四堵牆，大家都些有着急，第二天開了動員大會，戰士討論了，說早晚天氣冷不好動手。袁美富同志說：「只要大家用突擊精神來幹，我們遲出工早收工！」戰士們滿意了，每天工作時間雖然不多，因有突擊精神，十天計劃八天就完成了，沒有落後於別連。

生產收割了，營房修起了，吃的是黃米，菜也多了，後來又吃兩個菜，六錢油，一斤肉，鹽儘量吃，買的新毯子都鋪起來，的是熱炕，睡烤着熊熊的木炭火，生活真改善了！那時，指導員想起生產和建築中下面說怪話的情形了，於是在晚點名時常常講到：「生產中，你們說當兵生產還不如回家當老百姓，說從來當兵的都是吃糧，沒有自己生產的；又說：軍隊還能建築起房子呀？還能不倒呀？修起來不塌又給誰住呢？……這些話都是不對的！生產吃的好，修房子住的好，革命以來那裏這樣舒服

過呢？」話雖不多，但很有力量，因爲是用事實批駁了去年生產和建築中的一些錯誤觀點。一九四三年舊曆年關時，他們編了反駁去年（一九四二年）生產建築中一些錯誤觀點的秧歌劇，內容雖比較簡單，教育意義却是很大。這種實際教育，對戰士有很大作用。一九四三年戰士們對生產的認識轉變了。鐵匠打鋤頭時，戰士們都說：『將來能分給一把寬鋤頭才美呢！』怕生產的心理沒有了，生產改造了『當兵只是吃糧』的錯誤觀點。

一九四三年冬季大練兵中發動了競賽，每個人訂出了自己的計劃，大家的情緒有些發動。接着發現了賀龍投彈手方興海，把他投彈姿勢的像畫在木板上，一旁寫着幾句話：『賀龍投彈手方興海同志，大炸彈能投三十幾米，投彈呱呱叫，全連同志部向他學習呀！』這塊木牌插在全連經常練習投彈的地方，它鼓起了方興海的勁，也鼓動了大家。鄧連長每十天檢查一次練兵的成績，袁指導員叫文書把各班的成績用高低三角形表示出來，用紅顏色塗上，成績好壞，一目了然，旁邊還寫着誰進步最快，誰這次退步了的好壞例子，點名時叫大家看一看，並說明和努力目標相差多少，以督促大家更加油練，然後貼在俱樂部，叫大家看。那次五班落後了，指導員在排長彙報時指示二排長，要他注意五班情緒，這次落後不要悲觀，現在雖總的檢查還遠，『鋼樑磨繡針，功到自然成』，只要以後努力，不會落後的。一九四三年舊曆年關前，接到團裏檢閱的命令後，抓緊機會進行突擊，開了全連工作會議（班長和小組長以上的幹部會）、支部大會和軍人大會，把工作推進了一步。檢閱後，團裏獎勵了二連！

戰士的情緒高漲的很，指導員袁同志抓住八連來挑戰的機會，召集二連軍人大會討論應戰，熱烈討論的結果，決定班對班、排對排的去競賽，通訊員和伙伕班也決定了對他們的通訊員和伙伕班比賽。袁美富同志提議加上鞏固部隊一項，戰士們提議賽籃球，鄧連長提議比賽夜間教育，通過了應戰書，情緒更加高漲，馬上栽了籃球桿，夜間教育也練習起來。鄧連長把投手榴彈比較差的戰士組織起來練習，袁指導員馬上召集他們開會，宣佈是開『進步會議』，戰士鬨了發笑，指導員解釋理由：爲求進步來開會，所以叫進步會議，叫戰士宣佈自己下決心苦練，投不到三十米時不休息，那天雖下雪，會後戰士仍在飛雪中開始練起來。因爲袁指導員能與戰士打成一片，了解戰士的情緒，所以能抓住每一個可資利用的時機去提高戰士情緒，練兵的熱潮就一天比一天高起來。

黨的工作能和其他工作密切配合着。練兵競賽轟轟烈烈渡動的時候，黨員都是先發言，先訂正自己的計劃和別人賽，又領導本班和別班賽，黨內也召開支部大會，渡動小組間的比賽，規定要起模範、幫助群眾、保證各排班競賽的勝利和鞏固部隊。黨員中表現不好的給以批評，表現好的則給以表揚；全連黨員中有四個不能起模範作用，小組會和支部會上都給了批評，袁指導員幾次找他們談話，後來他們做了反省。有四個好黨員，則提出給以表揚，要大家向他們學習，學習他們起模範作用和幫助別人的精神。特別是方興海，投彈好，又能想各種辦法推動大家進步，更不斷地提出表揚他。一九四三年舊曆年關時，袁指導員在黨內進行動員，要黨員給邊區籍的戰士做解釋工作，不要請假回家，因爲

練兵時，一回家，自己就落後了。

二連指導員袁美富同志的口才並不好，講話不漂亮，也不流利，開會和點名時的講話，都是短短的，甚至三言兩語就說完了，個別談話的方法也不見得多，看來還有些笨笨的。但是每次都能解決問題，他的主要法寶是以身作則和關心戰士，依靠這些，獲得了戰士的信仰和愛戴。有的連政指雖然文化比他高，講話比他漂亮，但由於不能以身作則和不大關心戰士，就不能取得戰士的信仰。其次，二連的政治組織如俱樂部和青年隊等，同樣不起作用，袁指導員在想一些辦法運用組織力量進行工作上是比較差的，他的工作成績主要是靠以身作則和關心戰士得來的，這裏更加證明了以身作則和關心戰士的重要。像袁指導員這樣的同志，如能再提高文化，善於運用組織去推動工作，其成績將比今天所得的大得多。

——反省教育改造了戰士的思想——

一九四三年進行了三次大的反省教育，一次是整編前的反軍閥主義傾向鬭爭和擁政愛民的反省教育，一次是九月的反洛後傾向的鬭爭，一次是十一月以來的坦白運動。經過這樣的反省教育，戰士的政治覺悟大大提高，說怪話和極端民主化的現象可以說完全消滅了。這種反省教育是真正的理論聯繫實際的教育，和無的放矢的教條主義教育根本不同，因此收到了空前的成效。

這些中間，坦白運動收效最大。十一月後開展了坦白運動，首先是七七〇團召開了全團動員大會，

許多戰士都當場在大會上報名要求向組織坦白自己隱瞞的問題，思想意識問題、歷史問題以及政治問題。以後，各連召開大會，例如在二連，報名的人在大會上做了反省，但是這個反省還是初步的，比較簡單的。接着該連就利用晚上開對論會的時間，個人先做反省，大家進行討論和質問，一個個的進行審查，審查思想和歷史。對於隱瞞錯誤的思想意識、隱瞞歷史和隱瞞政治問題的人，會議上進行批評和勸說，會後指導員和連長又進行個別談話，進行教育和說服工作。此外，講聯政出版的『爲什麼要整軍』？請坦白的做人做報告。經過這些步驟，許多人坦白地說出了自己過去隱瞞着的事，有的人違犯過群眾紀律，有的人企圖開過小差，有的人反抗過領導，以及其他等等，都一齊反省和坦白了出來，並決心要改過自新。許多過去表現不好的戰士變得積極進步了，他們認識了過去的錯誤，並認真地在實際行動中把自己轉變過來。

經過這樣的坦白運動，各個連隊呈現一種新氣象，二連更好，戰士們更加積極起來，幹部們對工作更加有了信心。該連鄧連長說得對：『過去思想未整好，領導上時常碰到困難，坦白運動後，搞通了思想，領導上省勁多了』。

反省教育中有一個缺點，就是對擁政愛民的反省教育抓的不够緊。整編時進行了一下，但不够深入。一九四四年正月的擁政愛民工作不够認真，二月十日以前還沒有進行擁政愛民工作檢討。雖然這裏有客觀影響：駐地群眾不多，一年處在生產和練兵環境，同群眾發生關係不多。但關係還是發生，

特別是事務人員，需要進行檢討；就是一般戰士，也需要從思想上檢討一下群眾觀點。

——軍政密切配合，做到了全連團結一致——

在二連，軍政幹部的團結是很好的，相互間能很好的配合着工作，這在前面已經談到了。如連長鄧中華同志把投手榴彈比較落後的戰士單獨組織起來後，指導員袁美富同志就召集他們開會，鼓勵他們，把這次會議叫做『進步會議』。鄧連長批評一個班長射擊姿勢不好，他不虛心接受，反說連長態度不好，袁指導員就叫他在討論會上進行反省，又在黨內給以批評。鄧連長檢查了練兵成績，袁指導員就叫文書畫成統計表，貼在俱樂部，激勵大家進步。還有，他們在每天晚上都能把第二天的工作商量好，取得一致意見，然後分工負責，不發生什麼磨擦。他們的工作態度是正確的，有工作就做，不推諉責任，也不爭權限。在團部召集的檢討連隊領導的會議上，鄧連長說袁指導員對他幫助很大，袁指導員則說鄧連長對黨政工作的幫助更多，相互很尊重。由於這種團結，他們在連裏都有很高的威信。

在連長指導員團結的影響下，各排各班之間也是很團結的。一排長可以指揮二、三排的班長和戰士，二、三排長同樣能够指揮一排的班長和戰士，沒有不服從的現象。各班之間也很團結，一個班長可以批評或指揮任何一個班的戰士，戰士都服從，班長之間也不開意見。

(三) 練兵中的領導

練兵一開始，射擊方面就把特等射手組織起來，指定一個組長領導練。練兵開始後不久，投彈方面發現了四班副方興海同志投的最遠，於是把十三個投彈比較遠的賀龍投彈手組織起來，方興海任組長。他很苦幹，他說：『我就是靠苦練，別人休息，我不休息，輪到我放哨的時候，去時在院裏先擡幾下再走，回來時擡幾下再進屋子，晚上起來小便的時候，來回都擡他幾下。我也叫別人這樣做。早晨還沒有吹起床號以前，我先起來，再把我這組的人叫起來去練。開始胳膊很痛，腿也痛，有幾天覺都睡不好，一翻身就痛，但我下了決心，一定要幹下去，不幹怎麼領導別人呢？後來身上就不痛了，投的也遠了，大炸彈能投四十六米多』。投彈二十六米以下的是比較落後的，也組織起來了，每排編一個組，指定一個班長負責，全連由二排長負責，並規定了三條紀律：第一，每天早起半點鐘，由二排長領導着投；第二，別人休息時抽空子練，刮風下雪也是一樣；第三，誰投到三十米誰歸大隊，和別人一同去練。真的，我們看到他們在雪花飛舞中苦練，每天早晨會被他們的動作聲驚醒了睡夢。軍事體育方面，也發現了一些會幹的和積極的份子，以會幹的爲中心，把一些積極份子組織起來，有木馬組、跳高組、單雙槓組等。他們一有空閒，組長就領導自己一組去練習。每班又選出學習模範，連裏把他們組織起來，要他們幫助全連學習。不僅戰士中組織起來了，伙房的也組織了起來。司務長任組長，每天早早的叫醒伙伙，讓他們先投投彈，跳跳木馬，或翻翻槓子，再回去點火做飯。早飯後，又

領着他們出去練個把鐘頭。

——競賽掀起了練兵熱潮——

鄧連長隨時隨地的發動小競賽。投手榴彈的時候，他看到那幾個戰士投的遠近不相上下，就說：「你們幾個差不多遠，比賽一下看誰投的比較遠些？」立刻，那幾個戰士就用勁的比賽起來。有時，連長把棉襖一脫說：『來，我和你們賽一下！』大家就轟轟烈烈地投一陣。瞄準的時候，他有時給一個戰士的步槍頭上掛上一支步槍，戰士的胳膊支持不住，就放下槍來，他說：『我試一試！』於是很多戰士要和連長比。休息的時候，他在戰士群中轉來轉去，到處發動比賽，在他的影響下戰士們自己也相互進行競賽。木馬、單槓槓的情形也是一樣。整個操場都是熱火朝天的，非常活躍。

方興海和大家的比賽。方興海投彈最遠，別人不敢和他比賽，他爲要鼓勵大家，想出了一個辦法：他向投彈中等的戰士說：『你站式投，我跪式投，比賽一下？』向投彈差的戰士說：『你站式投，我臥式投，比賽一下？』這樣，大家都不服氣，都敢和他比，因此許多戰士都和他訂了競賽條件，圍繞着他掀起了個投彈熱潮。

找尋弱點競賽。在競賽的熱潮下，四班的幾個戰士向六班長寫了挑戰書，要和他比賽投彈，他身體弱些，投的不遠，誤會了別人的意思，他想：『明知道我投的不遠，又向我挑戰，這不是看不起我，故意開我的玩笑嗎？』就憤憤地跑到連長那裏去說這件事。連長聽他說完，想了一下說：『這不是他

們看不起你，你誤會了他們的意思，我投的不遠，很多人還要和我比賽呢——好啊！就和他們比呀！他們找你挑戰，你想想他們有什麼弱點，把他們的弱點做爲一個競賽條件去應戰，你就一定會輸給他們，他們的缺點也會克服掉，你這個班長不是起了大作用了嗎？……」六班長聽的很心服，痛痛快快地回去了。尋找弱點競賽，是合乎革命競賽的目的，因爲它能够幫助消滅弱點和發揚優點，把工作向前推進一步。

兵對兵、將對將的競賽。他們和八連的比賽，班對班，排對排，通訊員對通訊員，幹部對幹部，伙房對伙房，使每個角落都捲進競賽浪潮中去。這是集體的競賽，又是個別的競賽，它能够把每個人都推向前進。

這些競賽真正把全連戰士的熱潮掀起來了。早晨沒吹起床號以前，天還黑黑的，就會聽到操場裏木製的大手榴彈在咚咚的響，單槓在吱吱的叫，這是戰士們自動起來練習（有時起的太早，連長還要進行勸阻）。晚上已經吹熄燈號了，還有人在投彈和翻槓子。白天裏，不正式出操的時候，投彈，翻槓子，跳木馬等，滿院子熱鬧的很。下雪的時候，戰士們也在雪花飛舞中熱烈的練，雪不下了，單槓、木馬附近的雪也沒有了，早給戰士們踐光了。

——好的教授法——

鄧連長在軍隊裏生活很久，各種動作都很熟練，善於指導戰士。在操場裏操動作的時候，他先做一

個樣子給大家看，並隨時說明要領。或者在戰士們做了一些動作之後，他看出了動作中的毛病，就給大家指出其中的缺點和錯誤，自己做一個示範動作，再說明要領。

有時，他叫兩個排做動作，一個排站在旁邊看，並叫他們隨時批評糾正做動作的戰士，他們都是提出名字來說：誰什麼地方做錯了，誰做的好。鄧連長就說：『他們批評了，你們趕快自己糾正！』每個排都輪流着糾正別人的動作。有的戰士還親手去糾正別人；這種辦法很好，糾正了別人也教育了自己。操場的空氣是認真而又活潑的，不是馬虎從事，或死氣沉沉的。

——看看成績——

依靠正確的軍事管理與政治工作，有組織的苦練，發動競賽熱潮，加上連長好的教授法，二連的練兵有了好的成績。一九四四年二月檢閱時，二連榮獲全團比較好的連的名譽獎勵。全連有百分之七十九的人能武裝通過木馬。背兩支槍到五支槍通過的有百分之二十五，另外有三個戰士能背着輕機槍通過木馬。全連投彈平均在三十五米以上。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能翻單槓。其他方面的成績也很好。

今年二月以後的進展，我們還沒有材料，但可以想見的，該連將有更好的成績。

(一九四四年五月四日)

警七團的第七連

總政治部

張治國運動的澎湃的浪潮，在陝甘寧的部隊中，特別在警三旅中，曾經起了偉大的積極作用，推動着部隊大踏步的前進。這種英雄與模範的競賽運動，目前正以更加雄偉的姿態，普遍和深入地在各個部隊開展起來了，無疑的，它將帶給我們的部隊以更大的光輝。

這裏，我們將張治國運動的發祥地——警七團第七連的調查，整理發表。從這個材料中，可以使我们了解張治國運動是在怎樣的條件下出現的。一九四〇年張治國就參加部隊，一貫表現積極和模範，但却一直是被埋沒的，只有當前年邊區高幹會後，糾正了領導上的軍閥主義與教條主義偏向，實行了正確的政策，改變了領導作風，張治國才被發現與受到表揚。這裏證明一個問題：在我們整個事業和各方面的工作中，領導問題是具有頭等意義的東西，要把我們的連隊工作做得更好，必須首先把我們的領導弄得很正確，這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道路；至於連隊幹部，就是能力弱些，在正確的領導下，只要能以身作則，與戰士共甘苦，像該連現在的指導員似的，也可以把連隊工作搞好的。其次，又證明一個問題：群眾領袖對於我們的事業是十分可貴的，必須認真地發現和培養，張治國在七連的作用並不小於一個連級幹部，沒有他，七連能像今天這樣的進步，同樣是不可想像的。我們的連隊中

需要更多的英雄與模範，我們必須努力來發現和培養。

第七連的前身是原保四團的一連和七連，而以一連爲主。去年整編以前，在軍閥主義傾向與教條主義傾向領導下，兩個連隊的工作都很糟。在原七連，由於幹部的模範作用不够，又不關心戰士生活（當時每人每天只吃一錢油），對戰士態度不好，引起戰士極大不滿，使官兵有些脫節，許多人工作不負責，犯紀律，說怪話，諷刺積極份子，部隊情緒低落，不能很好的鞏固。在原一連，連長劉振玉是個典型的軍閥主義，對政府對群眾，講究霸道，領頭犯法。對士兵，個人獨裁，罵人是常事，自己吃小鍋飯，生活特殊，不管士兵疾苦；有時又實行無原則的拉攏，施行小恩小惠，以培植一己威信。對上級領導不尊重，故意同營教導員爲難。之較原七連，雖然表面上似乎「鞏固」，實際上它帶有更多的軍閥部隊的傾向。

整編前後，因爲鬧本位主義，浪費家務，生活變得更苦了，部隊情緒愈趨低落，怪話流言，滋生蔓延，悲觀苦悶的空氣籠罩了全連，部隊是很不鞏固的。

但是，共產黨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前年冬邊區的高幹會，揭露了領導上的錯誤，進行了反省，改造了幹部的思想，去年一年經過整風（包括擁政愛民）和生產兩個大運動，部隊完全改觀。在進步中，第七連還不能說是一個最好的連，但較之過去，却是一日千里，面貌一新。

(一) 整風和生產改造了部隊

——整 風——

幹部整風是和旅直屬隊一起進行的，前後兩次。第一次是去年三月間的反軍閥主義傾向大會，在大會上自我反省，大家批評，由旅首長親自主持，整的很嚴格很認真。當時的連長劉振玉和政指劉××，都被認真的批評和鬪爭過，並因錯誤嚴重和不肯反省，由旅政撤了職。第二次是同年五、六月間，由旅政講授「增強黨性」、「共產黨員修養」及「反自由主義」等文件、各單位分別回去在幹部小組會上反省，該連現任排以上幹部全參加了。這次因連上自己搞，領導不夠強，整的不如第一次嚴格。整風中的很大缺點，是沒有在全連展開反劉振玉軍閥主義領導的教育，不少的戰士對劉振玉過去在一連的行徑還不能從本質上認識，還受其小恩小惠的蒙蔽，以致對目前連隊的領導還或多或少地有一些不應有的不滿，而個別幹部在領導上還模倣劉振玉的一套。

儘管有上述缺點，幹部整風對該連一年來的進步還是有決定意義的，整風把劉振玉與劉政指整下去了，改造了該連其他幹部的思想，又使過去認為比較能力弱的一排長鄧善耀同志擔任連長，把很老實的張成威同志派去當指導員，很快就轉變了該連的工作。現在幹部的作風，基本上和過去是不相同的，連長鄧善耀和政指張成威都是一切走在前頭，同士兵共甘苦，比如挖甘草時很艱苦，親自為大家

做飯燒水，背柴和練兵時政指都親身參加，並提出和大家比賽。至於過去幹部中那種違抗政府，蔑視法令，欺壓群眾，貪污腐化，一些不應有的現象，都完全絕跡了，對戰士態度蠻橫的事也很稀少了。

戰士整風也是前後兩次。第一次是整編後不久，進行擁政愛民工作，上了擁政愛民課，叫大家開會反省，根據擁政愛民十大公約反省自己過去對政府對群眾的不良思想和行爲，在連隊中這叫第一次整風。這還是劉振玉時代，做的比較馬虎，過去對劉振玉時常叫排長帶着戰士打老百姓，很多戰士還認爲：『打罵老百姓不對，但有連長命令是可以打罵的』。這些問題沒有認真地討論和反省，思想上沒有弄通。但進步還是很大的，一年來和群眾的關係基本上是好的。去年七月間幫助老鄉鋤草九天，每人平均一天鋤二畝多，一年來打罵群眾的事也沒有發生過。這種進步是在整個擁政愛民大運動的浪潮下得到的，連上的領導還是比較弱的，不僅表現在思想教育上，組織領導上也不够，比如團裏規定鋤草時不准吃老鄉的東西，他們却仍舊吃了人家的飯（全團只有七連和六連是這樣的）。第二次戰士整風是反落後，六月間舉行的，這時連長政指都已換成現任的了，加強了領導，對戰士思想改造起了很大作用。該連的反落後運動是這樣進行的：先由個人做反省報告，大家討論，認爲反省不够者批評，堅持錯誤的開展鬭爭，最後自己提出改正辦法，保證以後錯誤不再重犯。開全連軍人大會七次，缺點較多的戰士都在這幾次大會中做了反省報告，問題較少者是以後在各班分別反省的。最初大家有些害怕，怕錯誤說出後會受到處罰，雖然在動員時對這方面會做了詳盡的解釋。後來佈置支委劉理信及一

個學習生產一貫不積極的王殿臣先後報名反省，當場給以鼓勵，號召大家向他倆學習，這才提起了大家的情緒，使會議順利的進行下去了。

戰士經過這兩次整風，在思想和行動上起了很大的變化。首先他們認識到今天故意犯錯誤是吃不開的，還在旅直軍政幹部反軍閥主義大會時，由於該連擔任警戒任務，戰士們就看到有些幹部被整得下不來台，彼此告誡着說：『現在不同過去，吊兒郎當是不行了，那樣大的幹部都被整得一個個灰溜溜的，誰也脫不過去，幹部整完，就該臨到我們頭上了』。等到戰士整風以後，更確定了這個認識，無論見到誰表現不好，大家都會異口同聲地說：『這人思想上有毛病，還得整整風！』在犯錯誤的戰士方面，自己在會議上做了反省，又當衆宣佈了決心改正錯誤的辦法，就不好意思重犯老毛病，如有的戰士說：『已經反省了兩次了，再反省第三次多難堪！』有的這樣說：『自己保證不犯錯誤，再犯的話，人家問你，對人說個甚！』我們的戰士都是純樸的農民，他們是很重視言行一致的。其次經過整風，群眾的鬥爭情緒大大地提高了，對於調皮落後的戰士是一個很大的輿論制裁，過去有些帶有濃厚兵痞習氣的戰士，打架鬧事，欺壓群眾，反抗七級，諷刺積極份子，吊兒郎當，說調皮話，天不怕，地不怕，領導上對他們沒辦法（關禁閉也不濟事，因為他們的面皮很厚，把關禁閉叫『背四兩麻繩』，認為比『背七斤半』輕鬆的多）——但自群眾發動起來以後，經過群眾鬥爭的壓力和領導同志耐心的說服教育，大都轉變了。再就是在整風前，進步戰士往往不敢表示積極，因為誰積極些，就會被

落後份子罵爲「弔死鬼」、「騷情」或「溜溝子」，諷刺得不敢擡頭；整風後止氣擡頭了，積極份子做起事來理直氣壯了，如楊子容見張治國背柴背的多，說：「真積極！」張治國馬上說：「爲革命就要積極的幹呀！」郭厚福叫劉理信是「模範青年」，劉理信說：「模範青年是恥辱的事嗎？照你這樣落後倒算好嗎？」這樣就把拖着旁人落後的份子碰得再不敢放佈荒謬論調了。現在大家對革命對八路軍充滿了信心，一致認爲：「革命快啦，快成功啦，過去的想法錯啦！」對領導上很滿意，說：「這可像歸共產黨領導了，過去弄的一點不像共產黨領導的！」有的說：「這次高幹會可一元化美了一！」低落的情緒高漲了，「當漂亮兵」已經形成了一個群眾運動，張治國成了大家學習的目標，一面光榮的旗幟。

不過應該指出，直到今天，還不是所有幹部和戰士都完全把思想弄通了，特別在戰士中，還有些並不能正確地認識到整風的自我改造意義，往往是單純的組織服從，或是怕別人鬭爭，比如說：「說了怪話不頂事，反遭你鬭他訓，自己吃虧！」就是這一種思想的自白。這一方面是由於一個人的思想改造是一個長期的實踐過程，不能要求一下子就改好；另一方面也由於整風不夠深入。今後應繼續深入整風，好好進行政治教育，更好地提高戰士的覺悟，古田會議決定中提出的反對八種不良傾向的教育，應該在幹部和戰士中反覆地進行，真正把思想弄通，過去得到的整風成績才能鞏固下去。

去年一年生產所得：挖甘草五萬三千斤（交團），打柴賺錢二十一萬元，贖豬販豬現存大豬十二、小豬三個，收洋芋、蘿蔔、茴茴白共二萬四千六百斤，撿毛賺洋一萬五千元（私人所得不在內）。因為生產，部隊生活逐漸改善起來，較改編時生活好多了，那時因「三光政策」的結果，過去的家務掃蕩一空，伙食費專靠團上發幾個錢，先每人每天四角，挖草時增至一元，有時菜都吃不上，不用講吃肉。現在每人每月二斤肉，每天五錢油，一斤菜；每人毛衣一身，毛襪、毛鞋、毛手套齊全，被窩毯子各一條。又因個人生產（撿毛線打毛衣）每人都有幾個錢，吸煙問題亦可大體解決。生活改善，對於一年來部隊情緒之步步高漲，從物質上起了保障的作用。

生產對部隊情緒之提高所起的作用，更明顯地從思想改造方面表現出來。開始大家害怕勞動和輕視勞動，比如說：『老是生產，不得休息！』『當兵生產，當老百姓幹什麼？！』但由於獎勵競賽之推動，勞動英雄與二流子的對比，大家的論調都變了，許多人提出：『我品質上趕不上張治國，我要在勞動上趕上他！』有一些落後戰士，在這個問題上，內心中展開了激烈的自我鬪爭，戰士白十子說的最生動：『積極幹吧，睡覺時週身都累。不積極幹吧，大家批評，弄不好還要反省第二次。盤算來盤算去，下了決心，還是咬着牙幹吧！』當然，從此就在各方面逐漸走向進步了。

——部隊情緒空前高漲——

一年來，由於具體執行了高幹會正確方針的結果，部隊情緒空前高漲，而且是普遍的和一天天更加

上升的。挖甘草時，在全團上提出超過三百斤以上者得爲勞動英雄，總結時超過三百斤者太多了，於是臨時又把條件提高爲一千斤。原計劃七十二人四十天完成五萬三千斤的任務，結果六十三人三十四天即完成。打柴時，原規定平均背百二十斤者得獎，後提升爲百四十斤，總結時，全連只兩個人（平均只六十多斤）沒得獎。修城防，十天的任務，八天半即完成。冬訓準備，原計劃打柴十萬斤，結果按期完成了十六萬斤。

至於冬訓，情緒之熱烈，進步之迅速，更爲驚人：戰士們每天都自動比規定時間早起兩個鐘頭，遲睡一個鐘頭。飯前飯後的一剎那時間，都不讓白白放過。伙伙擔水，腰上帶個手榴彈，路上抽空練習。每天早晨在單槓旁邊都可以看到一堆草灰，這是半夜偷偷起來練屈身時烤火取暖留下的。這樣苦練，成就當然是驚人的，就拿投彈一項來說，全連平均已達三十二米點六，比兩月前冬訓開始時增加了九米點一，那時是二十三米點五。

（二） 政治工作的表現

一年來的進步，雖然基本上是由於轉變了領導，實行了正確政策的結果，但七連的政治工作，在黨政、團政特別是營教導員許法善同志的直接幫助下，開展了張治國運動，再加上指導員張成威同志的模範作用、態度好和堅決執行上級指示，對該連的進步確也是起了極大的保障作用。依模範軍人張治

國的看法，該連的政治工作是做得很好的，堪稱連隊政治工作的模範，他這個看法不是沒有根據的。他從四〇年入伍以來，共經過二個連隊，五個指導員，除現指導員張成威同志外，表現都不大好（在清澗時曾有一個作風較好的，但爲時很短即調走了）。擺幹部架子，戰士出操他們在家裏睡大覺，背柴背糧都不參加，衣服乾乾淨淨，手白生生的，不深入下層，不能與戰士同甘共苦；對戰士態度不好，隨便給人戴大帽子，甚至有打罵戰士的事情發生；說話不實在，講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戰士都不相信。幹部與戰士是脫離的。相形之下，張治國對現在七連的政治工作，不能不連口稱讚。當然，在進步的浪潮中，七連還不能說是最進步的模範連，還有更好的連隊沒有爲張治國看到，儘管這樣，這個連隊的政治工作，也的確是起了它的作用，表現出了力量的，一年來不僅克服了軍閥主義偏向領導下的種種不良現象，而且弄得士氣蓬蓬勃勃，部隊益臻鞏固。

這憑着什麼呢？該連政治工作究竟有那些好的辦法呢？

——政治工作的作風——

首先是幹部的模範作用。指導員張成威同志雖是個高小畢業的小知識份子，但他不會像一般知識份子那樣誇誇其談，他不大會說話，要很費力才能說明一個問題，常常使戰士感到囉嗦，他意識到這個問題後，沒有必要的事情就很少向大家做集體講話，我們在該連住了十天，只見他在點名時講過兩次話，都是爲了解決實際問題。他推動工作的主要方法不是講而是做。團營在政治工作指示上強調『首

長負責，親自動手」，他在連上也是這樣強調，而自己親身也是這樣做的。一年來挖草、背柴、修城防及冬訓中各項技術的苦練，政指都是處處和大家一塊幹，而且想一些辦法推動大家：背柴時，每次都一道去，因為身體弱，最初自己不背，只是跑前跑後幫助年輕的及身體弱的戰士替換一下，後來自己也背，並協同着勞動英雄劉佩洞提出一百五十斤的條件向大家挑戰。挖甘草時，風刮的睜不開眼，伙食又不好，大家情緒相當低，他和教導員親自給戰士送飯，晚上同連長替戰士放哨，讓戰士好好休息；挖草時和戰士一齊動手，還抽暇到處串，問這個熬不熬，問那個手痛不痛，又告訴誰們挖的多，那塊地方草好，怎樣挖省力。冬訓時，團上規定六點鐘起床，該連爲了爭取時間苦練，一般是曉星出來就起床，這種積極性的發動起來，一方面依靠戰士間的相互競賽，這個起的早，那個起的更早；另一方面則是靠幹部模範作用的推動，三邊的嚴冬，睡中貪暖，人之常情，早起完全靠戰士的自動是不夠的，因此，連長指導員一般都是醒的更早，當他們約計時間已到而戰士尙未起床時，便問：「誰在放哨，天什麼時候啦？」這樣，院中放哨的戰士便領會到連長政指是在催着起床，而到各班把大家叫起來。指導員雖曾在家種過五六年地，入伍後也是從士兵做起的，但畢竟是個高小學生，且做了幾年機關工作，勞動力並不強，開始背柴只能背六十斤，但由於他確是盡了自己的力量，大家不僅不苛責，還很感戴的原諒說：「這就不容易，人家是唸書的人，過去沒有受過苦」。模範作用是最有力量

的宣傳鼓動，自己不幹，宣傳鼓動的再好，戰士也會稱之爲「賣狗皮膏藥」；反之，幹部努力十分，

戰士會努力十二分，修城防時，該團黃團長和戰士一塊抬了幾次大磚，戰士至今有口皆碑：「真是八路軍的團長！」團長都這樣幹，我們怎麼好不努力幹？」當時有的戰士一次背到三百多斤。

其次，指導員對士兵態度好。據戰士說：「張指導員從來不發脾氣，對下面講話總是平平和和的，就是對犯了錯誤的戰士也是一樣」。張指導員並不是一個善於談話的人，個別談話這一有力的政治工作方法，他還沒有經常地普遍地去運用，一般是戰士發生了問題才找來談話，至於怎樣的談才有效力，他也沒有好多經驗；但是由於他的態度好，在戰士中有好的印象，他的談話還是很有力量的。戰士們這樣反映：「當你犯了錯誤，指導員找去談話，他並不發脾氣，還是笑着和你談，使人感覺他的笑比罵還厲害；因為他這樣對待你，使你感到慚愧，覺着錯誤實在不應該犯，覺着以後不改正對不住他」。因為指導員能起模範作用，對戰士態度又好，在連裏就有信仰，戰士們同聲稱讚：「真像個八路軍的指導員！」

還有，指導員在工作中能堅決地執行上級指示，不務鋪張表面，按部就班的，一點一滴的，把上級的指示在實際工作中實現出來。形式主義的彙報在該連是很少的。旅政對該團各連政治工作的評價是「四連工作最活躍，七連工作最實際」，團政認為該連政指有「微風細雨」的作風，估計不為過高。

——推進工作與教育戰士的好方法——

獎勵競賽是警七團去年推行工作與教育戰士的主要方法，經過獎勵與競賽，大大發動了戰士的進

取心無積權性，消除了單純命令作風所造成的無生氣現象，一年來該團各種工作任務之順利完成及部隊各方面的進步，獎勵與競賽的推動會起了很大的作用。如去年春全團生產動員大會上，把前年的模範生產者名字提出來，宣佈他們是勞動英雄，是最好的革命戰士，號召大家向他們學習，就獎勵甲等七百元，乙等五百元，丙等三百元（全團共獎勵了九個人）；接着又號召大家今年要爭取為挖甘草的英雄，並規定超過任務若干斤者給以獎勵。這給部隊生產情緒的提高以很大的推動，因為這不僅僅是使積極者得到一點物質實惠，更重要的是培養了新英雄主義的精神，使大家都感覺當英雄是最光榮的，值得學習的，激發着每一個人的上進心，鼓勵着落後的向進步的看齊，進步的更加進步，使整個部隊，大踏步的前進。

在獎勵競賽中，七連採取的方法尤為廣泛與深入，它曾用了以下一些辦法：

楊綿子向張治國看齊。去春挖甘草時，一開始即實行了團上規定的『超過四斤獎一元，超過十斤獎五元』的辦法，並鼓勵身體好的戰士爭取做挖甘草的英雄（最終超過任務三百斤者）。甲『生產戰線報』，生產成績好的當天即登報表揚。畫漫畫，把積極者畫的英姿奮發，號召大家向他學習；偷懶者畫得萎靡不振，標題是：拖着鐵鍬東走西望的二流子。這樣，生產情緒一天天高漲起來，成績一天天增加。但當第三週總結時，還有三分之一的人沒有完成任務。那時教導員許法善同志（神府的老革命）在幫助工作，發現張治國挖的多而且精，研究了張治國，有了更進一步對他的了解後，提甲開展覽

治國運動，先開了幹部會，商量好了辦法，首先提高張治國的威信，宣傳他的好處，在軍人大會上，正式提出張治國的名字，作爲大家學習的榜樣，讓張治國登台講話，提出要超過任務四百斤，第二個就讓當時的二流子楊綿子上台講話，他這時每天只能挖幾斤草，也提出要超過任務一百斤，並喊口號：『向張治國看齊！』大家正在驚奇，幹部就鼓動說：『你們還不如楊綿子？！』大家都很激動，也提出要超過任務。領導上就宣佈了要開展張治國運動，凡保證最終能超過任務一百斤者都可參加，大家就紛紛參加了。有一娃娃兵名路其且者問教導員：『我不能超過，只能完成，能不能參加？』教導員說：『你是娃娃，可以』。高步智、白胖子過去每天完成不了任務，已拉下很多虧空，也起來問：『我們也要參加，過去空的太多怎辦？』教導員說：『只要你們能保證超過任務，過去的虧空給你們勾銷』，他們也參加了。第四週生產筒絛即大大高漲，週末總結，全都超過任務。

連部設宴與奪旗子。挖草第五週，正是『五一』節及『志丹陵』落成典禮的時候，乘機提出進行兩週張治國運動突擊，定甲突擊章程，其中定這樣兩項：一是每天能挖四十斤以上者，連部以蕎麵饅和豬肉設宴招待，結果與宴者四人；一是奪優勝旗，每天總結時，那班挖的最多，那班把旗拿去。按力量強弱分組比賽，二班對三班，二班楊子容（小個兒，力量小，過去常完不成任務）說：『十三天的比賽，二班要拿十天的旗子，下餘的三天，讓給三班』。三班的人一聽，都不服氣，憤憤地說：『旁人說還可以，你楊子容說這樣的大話！』七班一天連着開了三個會，班務會，黨的小組會及青年小組

會，第一天就把旗子拿去了，平均每人比二班的多四兩。二班因輕「敵」失敗，晚上開會檢討，除副班長外，每人平均都比七班挖的多，只因他一人只挖了二十斤，拉低了平均數，副班長當即受到大家的批評，次日二班又把旗子奪回去了。

寫慰問信與解決燈油。冬訓的第一個月，該連還隨旅部，機槍班抽去團部集中訓練，一排長胡子珍同志擔心該班的學習，特為寄去一信並附紙烟一包，信中先慰問一番，最後要他們好好學習，要各門課目及格。該班接到信和烟後，情緒很高，說：『排長這樣關心我們學習！』馬上回了信，叫排排放心，學習保險不落後。冬訓中，各班於熄燈號後，還要拉一個鐘頭的石鎖才就寢，油不夠點，胡排長自己出錢為該排每班買了四兩油，大家說：『我們學習究竟爲了排長還是爲了自己！』很受感動，練的非常起勁，第一排學習成績各項都不落後。

能手獎章。冬訓中，全團展開張治國運動，該連參加者達六十二名，爲了推動張治國運動，教導員許法善同志提出張治國能手運動，其標準是：（1）射擊，四十生的的靶，五十米距離，三發三中，十環以上；（2）刺殺，八十秒通過連貫刺殺場；（3）投彈，四十米以上投遠，三十五米以上投準（要三彈中二）；（4）三分鐘做好單人臥射掩體；（5）軍事體育，單槓屈身上，木馬帶武裝岔腿過，三十秒以下通過百米五道障礙；跳高一米二以上，跳遠四米一以上；（6）苦練。經考試合格，即爲張治國運動能手，發給鐵質布面五角星形的張治國運動能手獎章，現已及格者達三十九名。並以

聖運技術最好之五班長楊來則爲張治國運動能手代表，號召大家以張治國的苦練精神，學習能手代表楊來則的高超技術。這樣把冬訓中的張治國運動更加具體化，使練兵的熱潮，在該連更提高了一步。

七連的獎勵競賽辦法是值得提倡的，特別是選擇了像張治國這樣的德才俱優的人物，做爲大家學習的典型，並開展成群眾運動，是有極大的推進工作與教育戰士的價值的。但也須指出，七連的獎勵與競賽，有些地方過多的偏重了物質獎勵，政治教育注意的不很够，是應該適當地糾正的。

(三) 張治國在第七連

——光榮的歷史——

張治國同志，吳堡人，現年三十一歲，農民家庭，少時深受苛捐雜稅的剝削，三三年紅軍來了，就積極參加了革命工作。先做『擴紅』工作，自己弟兄五個，老大老四都參加了紅軍，他還和老四爭着參加。後做『食糧會』工作，招待難民，把自己家裏的米都拿出來，爲此曾引起婆姨們不高興，他是爲公忘私的。以後當赤衛軍副連長，配合紅軍打『反動』。國共合作後，村裏的『反動』引上頑軍來，說他和他的一个叔伯弟兄是紅軍，綑起，吊在驢棚裏，非刑拷打，用刀子往身上扎，弄得死去活來，不像人樣，叫他招供，他一口拒絕。他父親到驢棚裏接連去看了他四次，蹲在他面前直流淚，他爲他解釋：『你有五個兒，死我一個不要緊，我死了革命也不會死！』後來村裏老百姓一致要求保

釋，才獲得了解放。但反動派組織武裝，又把他編入後備隊，身在曹營心在漢，他的精神非常痛苦。

四〇年吳堡反動派走了，黨恢復了他的關係，擔任自衛軍副連長，幫助擴兵，擴下他五弟，不願當兵，他就自動來了。他自到了部隊，一貫表現忠實坦白，刻苦耐勞，維護真理，積極負責，真正是熱愛革命，熱愛八路軍。那時部隊中歪風很盛，他的積極表現，在上面受不到表揚，在下面又常常遭受落後份子的諷刺打擊。駐清澗時，到四十里以外的地方去背柴，別人只背幾十斤，他每次都背一百五十斤以上，有的人就罵他：『這天生的是個壞種，他一個人背這麼多，連累我們大家非多背不成！』背糧時，別人背斗半，他背三斗，又有人諷刺他說：『這下你可打算吃我們的一斤半了！你受苦在家裏還沒受够，到這裏來受？』對這些無理的諷刺與漫罵，上面未加制止，任其發展，張治國心裏很難受，但還是一股勁地幹，他這樣想：『爲革命該這樣幹，不管你們諷刺不諷刺！』去年部隊改編時，他由副班長降爲普通戰士，政治戰士和黨的小組長也不擔任了，連長徵詢他的意見，他說：『我是來幹革命的，地位高就高興，地位低了就不高興，張治國不是那號子人！』挖草時，他成了勞動英雄，先在二班，二班變成模範，組織上提拔他去一班當副班長，他感覺一班戰士資格老，不好帶，不願去，政指說：『組織上有這樣的意見』。他聽到『組織』二字就不再猶豫而立即答應了，任一班副直到現在。

張治國同志雖然有着光榮的歷史，參加部隊後那樣一貫的對黨忠實，處處做模範，積極工作，但他却不幸被埋沒了，高幹會前，他共經過了好幾個連長和四個指導員，都未重視他，他是被埋沒了好幾年！

的確，像張治國形容的：『高幹會可一元化美了！』領導上來了個大轉變，深入下層，扶植正氣，獎勵模範，張治國被發現與受到獎勵了。去年三月整編後，開始挖甘草，規定每人每天挖十八斤，大家都是第一次挖草，沒有經驗，老鄉說每人每天頂多能挖七、八斤，一時全連的戰士和幹部對完成十八斤的任務都缺乏信心。張治國自動地訪問挖甘草的老鄉，解釋宣傳，學到了挖草的辦法，埋頭苦幹，第一天試挖的結果，三個鐘頭他就挖了十七斤半。他挖草時真是實打實幹，找準了一個地方就一股勁地挖，別人喊：『打鬼子！』他不睬，說：『天津草！』（甘草中質量最上者）他也不看，挖起草來也不扯亂談，怕說話誤了挖草，手腫了，不休息，肚痛病發作了，也不肯請假。這樣，第一週總結，他超過任務九十八斤，第三週超過四百二十斤，這一驚人的數字轟動了全連。他又能幫助別人，教人家怎樣找天津草，怎樣挖省力，別人看見他挖的地方草多，或者有天津草，要是對他說：『張治國你讓給我挖吧！』他會很慷慨地說：『可以，沒關係，誰挖了都是為革命』。手挖腫了，一隻手有兩隻手高，他還不休息，每天也要挖四、五十斤，對人們說：『不碍事，手腫了，可還不痛，還算挖！』有的人手上打兩個泡想請假，一看張治國的手就不好意思請假了。第一次送到地裏去的午飯

了，有的人沒吃飽，講不滿意的話，張治國却說：「吃不飽，只這一頓嗎，再得兩個鐘頭就又吃飯了，這點困難都不能克服嗎？」別人沒話說了，就又扛着鐵銼去挖草了。這時教導員許法善同志在該連幫助工作，和指導員連長商量好，表揚了張治國，並在三營召集了連排幹部會，發動了全營開展張治國運動。同年九月，警三旅宣佈張治國為全旅的模範軍人，在全旅發動學習張治國的運動。張治國受到應有的獎勵了。

領導上對張治國的培養也是很注意的，特別是旅政和營教導員。張治國運動剛在三營發動時，還有些戰士表示嫉妒，挖草時借用老鄉的飯碗，張治國任支部民運委員，擔心給老鄉損壞了，抓的很緊，不到開飯時不讓大家隨便拿，楊子容是一個落後戰士，表示不服氣：「你什麼都管，這樣積極，再積極也還不是吃斤半，你能吃斤九兩？」上前就奪，張治國不給，就摔了張治國一繩子，張治國在氣憤之下，打了他一拳，他就喊叫起來：「打吧，看丟了誰的人！」有的戰士就嚷：「模範軍人張治國打架子咧！」連長召集大家講話：「張治國是原諒了你，假如是我還不把你揍死！」群眾有些不平，教導員得悉說：「這樣處理問題，不能把張治國在群眾中建立起威信來！」就又召集全連宣佈：「楊子容有錯誤，張治國的錯誤更大，張治國是黨員，應該受雙重處罰，行政上處罰，黨內還得處罰」。這樣，既教育了張治國，不會使他養成一種脫離群眾的驕氣，也平復了大家對領導上處理這個問題的不滿。張治國當了三邊的勞動英雄，得了兩條毯子，想寄給家裏一條，指導員就乘機發動張治國和他婆姨比

賽，替張治國寫信，提出要生產、學習、戰鬥中做模範，婆姨回了信，也說要努力生產、孝敬父母等等，對張治國鼓勵了一番。張治國在延安參加勞動英雄代表大會回去後，冬訓第一次實彈射擊已經過去，他沒有參加上，要求打一次，領導上同意了，但又怕他打不中，影響不好，考慮的結果，是帶他一人去打，打好了就宣佈，打不好就不宣佈。打的結果，成績相當好，步槍三發三中，打了十九環，機槍也全上了靶。

現在，從旅到連，對張治國都是重視的，表揚他，獎勵他，傾聽他的意見，號召大眾向他學習，把他看做群眾領袖，革命軍人的一面旗幟，這是十分正確的。

——真正的群眾領袖——

自張治國運動開展以後，張治國已經成了該連以至該旅全體軍人的一面旗幟，戰士們學習的一個最好的榜樣。每次工作任務下來後，指導員就找他商量一下，訂出他的工作計劃，競賽條件，然後開動員大會，讓他上台講話，宣佈自己的計劃與競賽條件，向大家提出比賽。指導員接着號召大家向他學習，發動每一個人向他挑戰。這樣，一件工作就轟轟烈烈地搞起來了，在這種意義上講，該連一年來每一次工作所以能超過任務的完成，與張治國的作用全是分不開的。挖甘草不必說，就拿冬訓說吧：開始搞軍事體育，指導員就找張治國商量，看會不會發生什麼問題，張治國說：「別的沒有什麼，就是那一百五十米的賽跑，又是跳欄，又是爬牆，只規定跑八十秒鐘，大家沒有搞過，害怕的不成，精

緒有些不安」。指導員就在黨內動員，發動競賽，大家的腿練的發痛，又找張治國談，叫他們不要出聲，免得影響大家，先規定一個預備週，讓張治國等先搞起來，慢慢在全連也就搞好了。

因為張治國是真正與群眾有聯系的，所以他能經常向連上提出一些有價值的意見，以改進連上的工作。比如黨員彙報，他不贊成這樣一種做法：一聽見群眾說句不滿意領導的話，就跑到連部彙報，不調查不解釋，引起群眾不滿，使黨員脫離群眾。他自己是這樣做：看見誰說怪話，先和他談，解釋說服，同時又彙報上級，但儘量由他在下面解決，不是由領導者立即在點名時提出批評。最近他更提出每個黨員要團結一個以上的群眾積極份子，有計劃地去接近他，鼓勵他，推動他更加進步。這兩個意見支部都採納了。幫助群眾鋤草時，他提議組織民運組，說：「這是我們提出擁政愛民後的第一次實際工作，民運組不光要檢查群眾紀律，還要向群眾宣傳我們愛護他們的真意」。他處處能提出積極的意見，成爲指導員在工作中的最重要的助手。

他不僅能處處做模範，也善於做說服教育工作，依靠這兩種本領，就能到處把工作做好。他先在二班當戰士，在他的影響下，二班是模範班，又調他去一班當副班長，班上全是老戰士，有許多調皮說怪話的，張治國先了解一個人一個人的具體情形，想好辦法，慢慢改造。比如楊綿子最調皮，飯稍吃不飽就罵：「當八路軍飯都吃不飽！」點名講話長一點也罵：「講這麼多頂什麼事！」張治國去，怕碰釘子，第一次談，很客氣：「組織上叫我到班上來當副班長，我沒有能力，工作不到的地方，希望

你原諒」。公差勤務，治張國都跑在前頭，習學時，自己拿出得獎的錢給每人買了個本子。慢慢感情弄融洽了，就和楊綿子談革命道理：「我們現在當兵是當的八路軍，爲的革命，爲的保衛邊區，不應當調皮。說話要說對革命有利的，當兵要當個好兵，家裏父母也光榮。一天價叫人家說三道短，有什麼好處？」最後用責問的口氣向他說：「今天爲什麼來革命，目的是什麼，爲什麼要講怪話？」終於把楊綿子說服了，他對張治國發了誓：「我再偷懶，再講怪話，就是龜孫子！」故意奪碗同張治國打了一架的楊子容，在張治國的說服教育下，也由二流子變成了小英雄。不到半年，一班又成了模範班。這次參加延安勞動英雄大會回去以後，更大加宣傳在延安的所見所聞，宣傳毛主席，宣傳朱總司令，宣傳政府的優抗，大大提高了部隊的情緒。

張治國在第七連有着高度的威信。有一次他沒有蓋被睡了覺，在他帮助下轉變的喬懷玉脫下自己的棉衣爲他蓋上，他醒覺了，問喬懷玉：「你怎麼對我這樣親愛？」喬這樣回答：「好老張！你過去親愛了我，我怎麼能不親愛你？」——這是多麼動人的一個場面啊？從延安回去後，調營部當通訊員的楊綿子，一禮拜內自營部跑回來看過他五、六次——這又是多麼令人鼓舞的情景啊！他在群眾中的威信是這樣的高，不僅戰士，幹部心裏有問題也都願意對他傾訴，比如有一次二排長碰了連長的釘子，就找他訴苦，說不願在七連幹了，張治國很好地做了解釋：「連長一時態度不好，我想他不會對你有成見的。只要支部解決一下，我可以向支部建議，有意見向組織上講是對的，不過要保證連長的威

信，不好在下面隨便講。我是個戰士，說這話不知對不對，不對的話，就不對的話，就算沒有說」。

張治國在七連的作用，不下於一個連級幹部，他已經成了七連團結的核心，是一個真正的群眾領袖。毫不誇張地說，七連一支來的進步，應大部歸功於張治國，從旅政到連的領導同志，發現與培養了像張治國這樣一個模範軍人，是我們領導工作的一個極大成績。

八路軍、新四軍的全體軍人，應該向張治國看齊！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

七七〇團的第五連

不久前在『解放日報』發表的七七〇團的第二連，是值得學習的一個好連隊，這裏我們再將該團第五連——一個工作做得最好的連隊，整理印出，供大家研究。我們的軍隊是代表正義和代表人民的軍隊，是最進步的軍隊，我們相信自己的力量，因此敢於在這裏公開地進行自我批評，檢討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們相信自己的幹部和戰士，他們在工作中發生這許多缺點和錯誤，只是由於他們的思想沒有弄對頭，他們的本質都是好的，只要把他們的缺點和錯誤明確地指出，他們就會逐漸改正的，工作也一定能够做好的。對於其他連隊，特別是領導連隊工作的同志，研究這個連隊工作落後的經驗教訓，做爲自己領導工作的借鑑，以克服自己工作中或多或少同樣存在着的錯誤和缺點，是非常必要的。

應該說，在邊區部隊突飛猛進的一年中，第五連也是有進步的，克服了去年三月整編時存在着的嚴重離軍思想，逐漸安定了部隊的情緒；完成了去年的生產和建設營房的任務，打下了必要的革命家務的基礎，整風、擁政愛民和冬訓雖然成績不够好，進行得很不深入，但也還是照上級指示進行了，多少總起些作用。同時還應指出，五連也是七七〇團老的正規連之一，幹部和戰士大都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鍊，具備了比較好的政治覺悟和比較多的戰爭經驗，直到今天，依然保留着吃苦耐勞的優良作

風，指導員以及其他幹部的革命品質是好的，他們沒有貪污腐化一類的現象，指導員本人的工作也還是很積極，想把工作搞好，他的毛病主要是思想方法和領導方法的問題，這些缺點和偏向在前年高幹會前也並不是十分可怪的，高幹會以來大家都大踏步的前進了，五連還停留在老地方，就顯得格外落後和大不該了，對於五連，只要上級幫助幹部認真打通思想，轉變領導作風改善領導方法，並在戰士中切實地進行一次整風，這個連的工作一定能够迅速的轉變，由落後走向進步，而且從今年二月在團直接領導下的連隊領導檢查會議以來，五連已經開始認識了自己的缺點和偏向，並在各方面逐漸顯出一種新氣象。

但必須指出，五連工作中現存的缺點與偏向，都是帶有原則性的偏向：部隊內部的關係不正常，官兵有些脫節，上下級不團結，軍事幹部與政治幹部鬧不團結，黨員與非黨隔離。軍事管理上有軍閥主義偏向，政治工作中則有嚴重的教條主義。因此，部隊團結不緊，各方面缺乏生氣。必須根據政同志在西北局高幹會上『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精神，檢查與改造自己的工作，全改正確地安置在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方向上，才能轉變這個連隊的工作，這裏，我們再度提起一切部隊工作同志的注意。

以下，我們對該連目前工作中存在着的問題做一較全面的詳盡地敘述：

(一) 幹部相互間不團結

五連的連長和指導員都是內戰時參加革命的老幹部，但由於幾年來沒有正確的從政治上給以提高，思想上都有一些毛病。這次黨的整風大運動，又沒有澈底地解決他們兩個的思想問題，作風沒有轉變，大家都缺乏自我批評的精神，遇事不能很好的協商，工作搞壞了，就互相推諉責任，一拖再拖，不積極想辦法改善。最後弄得相互鬧成見，意氣用事，以至要求調動工作，直到後來團上召開連隊檢查領導的會議，相互進行了些批評，關係才有某些調整。日常工作中，缺乏共同的計劃和商討，事到臨頭，意見分歧，拿派公差一件小事來說吧，預先不商量，派的時候，連長說派這個排的，指導員又說派那個排的，指導員說派一個人，連長又說要派兩個人，意見不一，各持己見，損害領導威信，影響工作的進行。冬季練兵時，上級叫各連調回外出做生產工作的人，以便參加整訓，連長打算馬上調回，指導員又主張等一等再調，因為他們剛出去不幾天；結果沒有立即調回，連長因此受到上級批評，對指導員大為不滿。本來相互有意見還是裝在肚子裏，去年六月因為一件小事而走向表面化，當時連長帶了十多個人去參加團的生產大比賽，住了一個星期多才回來，剛到家，接到營裏的通知，要各連長彙報一週生產成績，連長問指導員生產情形，指導員沒有立即負責的回答，連長很不滿意，把題知往桌子上一摔，就要親自上山去量地，自此關係愈弄愈壞。有時為一點小事情引起爭執，像小孩

子似的彼此幾天不說話。這樣，有些事情就相互擱置不問了，比如伙食搞的不够好，戰士們有許多意見，但沒有給以解決，反而互相埋怨，指導員說：『連長對伙食不肯負責任，我一個人忙不過來』。連長也有自己的意見：『我承認對伙食管的少，沒有負起責任來；不過經濟被指導員抓着，我就沒法管』。日積月累，兩人意見愈來愈多，許多意見是帶原則性的，需要認真解決，比如指導員說連長：『連長工作不積極，不負責任，不能吃苦，睡懶覺，打罵戰士，不關心連上的生活，犯群眾紀律，又不採納我的意見，五連工作搞不好都有一份，不是我一個人負責』。連長則這樣說：『指導員把持行政，包辦行政工作，爭權奪利，不替我的威信。行政上的事情，我都告訴他知道，但黨內彙報的一些事，他就不和我說，我這次去旅部學習兩個多月，連上一定有很多變化，我回來十多天了，指導員也不給我談一談，叫我怎麼下手工作呢？』這些意見需要開誠佈公地進行檢討和批評，但他們很少那樣做，連長是幹部小組長，沒有召開幹部小組會解決一下，指導員也沒有嚴正地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意見保留起來，工作中却或明或暗地鬧彊扭，一直發展到在公開的會議上提出『各幹各的』。自然，這不能不大大影響了五連的工作。這個問題實際是一個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的配合問題，由於沒有恰當地解決二者的關係，沒有發揚互助合作的精神，沒有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就使連長與指導員之間，發生如此嚴重的不團結，阻礙了五連工作的進步。

排長們對連長和指導員也都多少有些意見。比如一排長，有一次他擔任值星，連長叫他由機槍班派

公差，班長不服從，並且叫罵起來，兩人到連長處請理，連長遷就了機槍班長，叫派第一班的，使一排長不高興；一天爲了留菜，一個伙伕把一排長罵了一頓，一排長也和他對罵了，指導員批評了一排長，對伙伕只是談了一下，沒有批評，又使一排長大爲不滿；生產中別排都住兩個窩，一排只給一個，生產工具的分配上也不一律，一排長認爲很不公平；今年舊曆年關時，一排長代理連長（連長不在家），營長叫他限某日前將全連跳木馬的統計送營，他告訴了指導員，但沒說清楚由誰辦理，到朝兩人都沒做，營長寫信批評，兩人就互相推諉起來，誰也不承認過錯。諸如此類，一排長就覺着在五連沒幹頭，要求再當衛生員或調他營工作。二排長因爲和連長成見很深，鬧得無法共事，營裏把他與二連的二排長對調了。新來的排長對連長也有意見，說連長不能以身作則，不大關心伙食，管理鬆懈，等等。三排長呢？他說他是原四連編來的，吃不開，連長、指導員和一排都是原五連的，連部對一排好，生產時一排分的鋤頭不好，夜晚上山挖地不給送飯（一排是送了飯的），報上只表揚一排，不表揚三排，三排發生的問題，連裏不大管，一年以來，連長和指導員很少參加過三排的排務會，三排長自己的打罵人的毛病，連部也沒給以批評。這些，三排長都不滿意，工作因此不安心，藉口身體弱要求不幹部隊的工作。司務長對連長和指導員也有意見，還曾經同連長吵過兩次。排級幹部彼此間也不和睦，一排長與三排長之間就有意見，他們同連長指導員一樣，都是不檢討自己的對不對，只一味對別人不滿。

連的負責同志，只對下面斥責，不進行自我檢討，對排長如此，對班長如此，對戰士也是如此。生產時，不按上級規定每畝三合去播種，十五畝地就播了一斗種子，當時雖有戰士三番五次的提意見，不肯採納，事後上級批評時，指導員却說是下面搞的，他們沒照顧到，毫不費力地，一句話就把自己的責任推個一乾二淨。伙食不夠好，下面有意見，指導員却說：「伙食雖不算好，也不能算壞，油鹽是吃足了的」。這是多麼缺乏自我批評精神啊！上對下既缺乏自我批評，下對上也就趨於極端，不肯檢討自己的過錯，上下隔離，互相埋怨，許多問題不能徹底解決。這樣，工作情緒就受了影響，連排幹部對工作不安心，班長也是如此，去年整編時有五個班長不願幹，經過一年的轉變，現在雖好了一些，但仍有兩個班長不安心工作，其他大多數班長也是三心二意，沒有將全部身心貫注在工作上。一個大原因。

(二) 軍事管理上的兩個極端——軍閥主義惡習

與鬆懈自流的不良現象

——幹部不能以身作則，不關心戰士，有打罵惡習，造成上下的脫節——

五連的班排幹部，在以身作則方面，大多數還是好的，如一排長和二班長都是生產中的勞動英雄，

三排長在生產中打着赤膊幹，八班長九班長夜晚上山挖地，都是值得學習的榜樣，起了模範作用的。但做爲連隊領導者的連長和指導員，以身作則的精神則比較差，而這恰恰是搞好連隊工作極端重要的一方面。生產中，大家天不亮就上山了，連長却躺在床裏睡懶覺，等他起床，飯已經涼了，他就拿上油鹽菜米到老百姓家煮着吃一餐，飯罷上山時別人已經動手幾個鐘頭了，所以戰士們把連部的人叫「半勞動力」。建築中也是一樣，有的戰士挖苦連長說：「營長來了，連長就出現在建築的地方，營長走了，連長也就不見了。營長來了連長像老鼠，營長走了連長充霸王」。指導員比連長要好一些，不過也不經常，秋收中指導員和連長都沒有上過山。這次冬訓中，連的幹部也不能同戰士一起苦練，在一些技術動作上較戰士落了後。群眾紀律的執行上也注意不够，連長有一次偷割了老百姓的蜂糖做成糖包子吃，後來老百姓知道了不高興，連長沒辦法，就請人家吃了一頓飯，還賠了人家十五斤鹽。蜂糖大部分戰士都吃過了，有部分人沒吃上，發牢騷，要求連上把鹽要回來；吃了的人也不領情，還說幹部光說漂亮話，天天說不叫犯群眾紀律，自己領頭幹，有的戰士說這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四班長還這樣說：「上樑不正下樑歪，中樑不正倒下來」。由於這些事情，連長在下面的威信大大降抵，許多幹部和戰士就不大看得起連長，更談不到信仰了。

對戰士的切身問題關心不够，有時放空炮不解決問題。比如連長在很久以前就號召戰士努力生產，說冬天要每人發一斤羊毛打手套和襪子穿戴，但直到十一月羊毛還不發下，戰士們手脚冷，就發牢騷

有的說：『我的羊毛送給公家不要了！』下面嚷的太兇，才每人發了四、五兩羊毛，但問題還不能解決，拖了許久，才花了一批錢給每人買了一隻毛襪。對病號不大關心，雖然路過時也問候一下，但未注意解決病號困難，過年時大家坐席大吃大喝，病號只是豆腐粉條，無人好好照管（後來很快糾正了），有一次病號飯煮熟了，值日班長大喊：『病號來吃飯，不吃就不管了！』精神的安慰很差。去年七月邊區形勢緊張張部隊調動時，五連路上掉隊最多，主要是領導的缺點：早飯沒有做熟，又沒吃上開水；再就是對病號和身弱的同志，沒有調劑一下他們的東西，公家的馱子全給連部馱了東西，連文書也是空着手走的，沒有照顧病號和體弱的。戰士們常沒洗腳水，沒有洗臉盆，打水沒水桶，開水不夠喝，這些連長政指都知道，下面也經常提意見，但一直沒解決。諸如此類，使下面很失望，很多問題就不向上反映了，戰士們這樣說：『不提意見了，提也沒有用！』這樣就愈加增深上下的隔閡。

不僅這樣，幹部還有打罵的惡習。去年一年五連發生打人現象五次，罰禁閉的十二次，其他處分還多，罵人是很平常的事，更無法統計了。不論連排班的幹部，都愛動口罵人，連長一生氣就罵人家『你是什麼東西！』時常引起戰士的不滿。徐朝崗罰了禁閉，連長要他上山開荒，他不去，說：『要開荒就不坐禁閉』，坐禁閉就不開荒！』連長當即揍了他幾棍子，坦白運動中他說：他從來沒挨過別人的打，連長打他對他是個莫大的侮辱，他曾經想用炸彈炸死連長跑回四川老家去。戰士黃文華這

抗上級命令，謾罵上級，連長制止他不聽，就關了他的禁閉，關在個牛圈裏，時值秋雨數日，牛圈的稀糞深及一尺，臭氣沖人，實在有些不近情理，許多戰士都不贊同。指導員罵人雖不多，但也罵過人的，比如七月調防途中二班有個戰士掉了隊，指導員就臭罵了班長一頓。又如有的戰士嫌生活沒稿好，議論指導員光做『漂亮』工作，指導員氣不過，在點名時大發脾氣，並說：『亂提意見，就是放屁！』真是『上樑不正下樑歪』，排長和班長也學着罵人，有一次兩個戰士爭奪木手榴彈，一排長也開口就罵：『你們是什麼東西！』三排長罵人比較更多，也還用腳踢過一個戰士。五班長爲一雙鞋把一班戰士徐國亮揍了一扁擔，機槍班長曾聯合一個戰士打過伙伙賈鎮。對於幹部的打罵惡習，戰士是很不滿意的。

——管理鬆懈，工作日流，極端民主化，疲踏無朝氣——

五連在管理上又是不嚴格的。比如伙伙，時常有裝病不肯幹的，比二連多一個伙伙，飯菜還總做不好，連長和指導員很少召集他們開會檢討一下，即使他們開會也很少參加。司務長經常不在家，自然談不上像二連那樣彙報伙伙的工作了，有時外出兩三天也不向連部請假。對通訊員、文書和機槍班（直屬連部）管理也很鬆，生活放漫，公差出的少，操課缺的多，下面給他們起了綽號，喊機槍班爲『軍官班』，通訊班爲『總務部隊』，文書爲『師爺』。再如各排的排務會和班務會，由各排長各班長自己主持，十天一次也可以，半月一次也可以，爲什麼要開會，有些什麼事情，連部差不多不問不

際，連長一年來沒到三排參加過排務會，去其他排也是稀有的事。連務會自去年三月整編時開過一次外，直到六月才召開一次，班務會也有兩個月不開一次的，不是因為沒有什麼問題，像前面說的，五連的問題是不少的，這樣長的時間不開會，只能證明管理的鬆懈罷了。

賞罰是不够嚴明的，工作中的真正積極份子沒有受到表揚，一貫犯紀律說怪話的人沒有受到嚴格批評或處罰，有的雖然表揚和處罰了，但也不能得其當。生產管理員說：『沈長清是我們連上最好的一個同志，來到連上就沒說過一句怪話，沒做過一件不好的事，做工作從來不講價錢，生產中非常努力，可是沒得當勞動英雄，四班長雖然當了勞動英雄，要真正比起來，他是不及沈長清的』。的確，沈長清是為群眾所稱道的，應該受到表揚而沒有給以表揚，這是不應該的。機槍班長一貫抵抗上級命令，另外還有四個經常犯錯誤的落後份子（全連公認為五連的四大壞人），很少開展批評和鬪爭。去年生產時，只表揚了一排挖地的積極份子，沒有表揚二、三排中打土和揀草的積極份子，不曉得門門出狀元，表揚的人今天是朱炎林（一排長）、吳開祥（一班長）、徐國亮（一排戰士），明天是他們，後天還是他們，整個開荒期中再沒有表揚過第四個人，引起二排和三排的不滿，情緒低落。前面講的處罰黃文華，關在稀牛糞尺把深的牛圈裏，影響也很壞。

工作疲踏，拖拖拉拉，有問題不迅速解決。部隊剛改編時，有五個班長不願幹，要脫離部隊工作，連長指導員說服不聽，就攔置不理，直到很久以後，才由營長召集了一個會議解決了。五連有四個調

皮戰士，被稱爲四大壞人，光做搗蛋事，連上最初還找來談談，因爲不見效果，以後索性不問了，也不想積極辦法解決。生活搞的不够，好下面有很多意見，連上聽見了，也只是在點名時聲明一下以後要搞好，下去並未想辦法，依然沒有改進，大家還是有意見，於是又當衆開支票，但回頭又落了空。生產組有一個人私用公款，三排長向政指反映了，政指滿口說：「這當然不行，這就是貪污！」但說過之後就又完了，並沒有查個水落石出。機槍班長與各排長關係搞的都不好，連長政指也知道，但沒有設法調整一下，也是一拖了之。總之，疲踏、自流，成爲工作的作風。

極端民主化在這種領導下生長起來了。一排長因爲調走他排的一個好戰士而不滿，以後補給他們一個，徵求他的意見，他回答說：「去就去，我不管！」連長要司務長給一個家屬一斗麥子，他不給，叫給半斤油，也不給，問他是什麼道理，回答是：「沒有道理，不給就不給！」連長只是罵了他一頓。連上從排裏給機槍班調了一個人，班長不如意，說不要，還要求自己挑；有一次連長要他班派人出去借東西，班長開口就說：「光派我們去，還有排上的沒有？」又說只負責借本班用的，排上用的他不管。開荒時，連長派人借二排的好鋤頭給一排用，二排就不給，連長毫無辦法。班長也常不服從排長領導，建築時，二排五班長就不聽排長指揮，叫他這頭做，他偏去那頭做。六班長在有一次練習投彈時，不聽排長指揮，還與排長吵起來。去年部隊由防地開回時，三排長要八班長把隊伍弄成班縱隊走，八班長偏不聽，隊伍走成三四路，排長批評他，他還說現在不是在戰場，就是不服從。連長

去旅部受訓，一排長代理連長，一個通訊員說是「老虎下了山，猴子稱霸王」，弄的一排長工作情緒很低。五連的極端民主化現象是全團有名的。

——伙食稿的有些糟——

五連的經濟基礎在全團來說還是比較好的，現在也不算壞，還存有五十多疋布，一些木板、籬圈之類的東西，另外還有一個粉房，據當時估價將有百萬之家務。去年生產的成績也不算壞，收細糧將及百石，菜蔬能全年自給。這些都說明五連的伙食有改善的優越條件，但僅僅因為領導的不好，才使伙食弄糟了。

從辛苦中收穫的糜子入倉之後，因沒有注意照管，霉爛了十八石，吃了半個多月的臭米。就是沒有霉的米，因為碾米的人不負責，好米也變成壞米，吃起來一點香味沒有，和別連的一比顯得很差，戰士們天天提意見，連上也不睬理，還說戰士要求太高，得寸進尺。後來戰士們提意見的太多了，政指才找上士來查問，上士也弄不清楚，後來過了舊曆年連長下去走了一趟，才發見碾米的人太懶把糜子一次炕的太多，下面的炕焦了，上面的還沒炕乾，混在一起碾，自然把米就碾壞了。五連的菜是不少的，但切的不細，炒的不好，又不設法調劑，開一窩蘿蔔就天天吃蘿蔔，往往繼續個一月半月，開一窩洋芋就天天吃洋芋，又是來上個一月半月，這樣不能不引起大家厭煩。伙食聽憑伙夫們自己搞，經濟委員會只會眼不看吃，司務長和上士老是不在家，連長不多管這些事，政指也只在下面提意見之後

去教訓伙夫一頓，平時也懶管這些「零碎小事」。這樣，伙食就難怪搞不好。

另外，開水和洗腳水也成爲問題。整訓中戰士天天在野外或操場裏生活，累得滿身滿頭汗，需要喝水洗臉和洗澡，但這方面做的很不够。戰士只能在早晚吃飯時喝點開水，別的時候就吃不上，有些戰士晚上渴的太厲害，就跑到廚房喝冷水，伙夫們怕把冷水喝光，做飯時又要弄水，就每晚天一黑從裏面把門撐住，然後從窗孔裏鑽出來，戰士們想喝冷水時先是吃了閉門羹，後來也就從窗孔裏鑽進去，閉閉門讓大家進去喝。檢查連的領導時，團政治主任和營長一致的批評五連：「住在這大川裏，背後是柴山，門口是小河，還吃不上開水，沒有洗腳水，這怎能提高戰士整訓的熱情呢？」這種批評是很對的。

必須轉變幹部的認識，使他們重視與關心戰士們的生活，把改善戰士生活當做連隊工作的一個經常的重要課題。

(三) 政治工作的不良作風

——指導員包辦行政工作——

連長政治比較落後，工作能力弱，積極性不够高，這是事實，指導員沒有取積極幫助態度，瞧不起連長，包辦行政工作，一切由自己作主，經濟和伙食自己管，派公差也自己作主的多，許多行政事情

他都不與和包辦，下面發生問題也往往親自出面用行政權力解決。久而久之，下面的幹部和戰士也不把連長放在眼內了，各排長的彙報大都找指導員，班裏發生問題也找指導員，大大影響了連長的威信。同時，這種包辦並沒有把事情辦好，許多事實上是包而不辦，比如伙食，就沒有認真負責搞好，前面已說過了。

對於連長的威信很不照顧，不僅表現在包辦行政工作上，還表現在對下面講連長怪話現象的放任上。比如連長禁閉黃文華時，黃文華在戰士面前罵連長是「二桿子連長」，不少的黨員也贊同黃文華，指導員沒有進行教育和批評，讓大家議論紛紛。四班長因為連長割老鄉蜂糖，公然說連長「上樑不正下樑歪」，也聽之任之。坦白運動時，有一個排長和一個班長公開在大會上提出連長有政治問題，當時連長在旅部學習，指導員沒有進行解釋，乾脆沒有管。

總之，在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的配合上，在軍事幹部與政治幹部的團結上，指導員沒有站在正確的原則立場上，他與連長的關係搞不好，應該負主要的責任（連長也負一些責任）。

——思想領導很差，政治教育廢弛——

指導員由於包辦行政工作的結果，對本身的政治工作就嚴重地忽視了，在五連，思想領導很差，政治教育非常薄弱。

整編前，在總的領導的軍閥主義與教條主義的偏向下，逃亡和叛變的現象很嚴重。一些四方面軍來

的老幹部之戰士，爲革命奮鬥了十多年，經過雪山和草地，他們並沒有動搖，可是在和平環境住了幾年，他們不願自己的光榮歷史，又開了小差了，他們想回家，但他們很多人沒有逃甘頑固派的魔手，被威嚇利誘着當了特務，又被派回來破壞教養了他們十多年的革命家庭，有些不願做革命罪人的，事到臨頭覺悟了，英勇地犧牲於頑固派之手！在這裏，我們不能單單責備他們落後，應該檢討我們的政治教育，幾年來，我們所進行的政治教育，效果是很差的，從下面兩個例子中可見一般：去年七月邊區吃緊時，戰士魚得水說：「頑固派來邊區，我們只會抗我們的戰就對了，還打他做什麼？」有的戰士說：「頑固派也是一家人，怕什麼？」這是何等糊塗的看法啊！顯然的，這樣他們就會看不見革命前途，沒有了革命義憤，於是他們就悲觀、落後，以至開小差了。這些不過是舊事重提罷了。

再看現在，思想領導還是比較薄弱，上級的正確指示並未切實執行。舊曆年時，本地戰士容易想家，或者要求請假，二連發動了外地戰士向本地戰士做解釋工作，又加強了文化娛樂活動，使大家都高高興興地過年，五連就沒有注意這一問題，直到團部召集指導員開了會，才草草的在點名時講了一下，黨內就沒有佈置這一工作。擁政愛民工作，營裏已經指示了，指導員就根本沒有提，更說不上做了。團部發了很多賀年信（用團的名義寫好印出的），要指導員負責給寫家信的戰士每人附一張，但他收到後裝在箱子裏，也沒向戰士說明（更不用說發動和組織這一工作了），後來一個戰士寫家信，指導員想起來，給了他一張，一句也沒加以說明，只叫這個戰士裝在信套裏帶回家去，戰士莫明其

妙，拿賀年信叫識字的人看，才知道是團首長給他家裏的拜年信，心裏很高興，這樣好的一個向戰士進行政治工作的機會，輕易地就放過了。過去的政治課是充滿着黨八股，去年一年政治課上的少，上級規定的戰士整風也沒有好好進行，大家也沒反省就算了，改造思想的作用很小。

因此，在五連混亂不正確的思想是很多的，歪風還有很大的力量，說譏諷話的，潑冷水的，成了家常便飯，積極份子無法出頭。生產中，許多人認識不夠，生產不積極，個別人勞作時竟連棉衣也不脫，有的說：「生產苦得很，誰把我的腦殼鏟一鋤，我好去住醫院休息！」有的說：「我是來抗日的。不是來挖地的」。『當兵是吃糧的，那有生產的！』有的說：『當兵還挖地，早知這樣，不如在家裏當老百姓，早就發了財了！』別人批評他，他還更加大聲的說：『當個這樣的窮兵還受氣，我還不想當呢，打個條子讓我回家吧！』有的黨員說：『長工活，慢慢摸，摸快了，劃不着』。這是些麼糊塗的觀點！戰士整風時，四班長說：『騎大馬，加保健，兵痞誰也不會犯』。一個星期沒吃饅，有的戰士就說：『反兵痞，反兵痞，倒把饅反掉了』。練兵時，有的學的不起勁，裝病請假，有的說：『兵都當老了，還從新兵當起？』伙夫班長說：『再學也是個伙夫！』這些錯誤的思想並未徹底克服，指導員雖然也找他們談過一些話，每次工作總結中也說到，但因自己沒有整好風，不能以身作則，改善領導，工作不實際，收效是很小的。有一個戰士愛說怪話，指導員找他談了話，下去後說的更兇，並到處宣揚說：『指導員給我上了一堂政治課！』指導員沒辦法，就把這個戰士關了禁閉。這

國畫是一幕政治工作的諷刺劇！

必須從幹部與戰士兩方面着手整風，改善領導，提高政治覺悟，才能完滿地轉變五連的不良風氣。

——單槍匹馬的政治工作和缺乏民主的命令作風——

指導員從來都是單人獨馬地進行政治工作，不知道發動積極份子，運用群眾力量。像前面說的下層發生的那些混亂思想，錯誤的言論和行動，不去組織群眾討論和批評，總是一個人找到連部談，往往收不到多大效果。俱樂部委員和支部委員都感覺沒事做，指導員也不指示他們工作，大小事情一手包辦，比如牆報吧，他自己一個人出題目，叫文書把每個人的名字和題目寫在牆報紙上，然後交排長發下去，初稿寫好後又由他來一個一個地修改，再發下去抄清楚送上來，又由他一個人排版，一直到出了版為止，牆報委員根本沒有事做。又如經濟委員吧，他這樣訴苦：「我的工作就是算算賬，改善伙食有連長指導員管，咱們提意見也不頂事」。支部也是一樣，黨內發生了什麼問題，都由指導員一人處理，支委會沒有什麼討論。

在這種情形下，五連各種政治組織是有名無實的。第一屆俱樂部於去年三月改編時成立，十一月才改選，這中間只開過一次會，對於生產建設和學習動員完全沒有管，生產小報也沒出，只是俱樂部主任向團部投過兩次稿，雖也開過幾次軍人大會，但只是讀了讀報，講了講時事，沒有發揮過群眾性的民主，俱樂部做為群眾性組織的作用是談不上的。第二屆俱樂部工作更差，因副指導員學習去了，權

導員代理這一工作，直到二月初還沒開過一次會，各委員除經濟委員算算賬外。其他委員甚也沒做。再說青年隊，過去雖有些工作，但強調形式，彙報，開會，大家感覺很麻煩。去年七月以來，青年隊無形中取消，但並不是認識到青年隊組織的缺點，而是正副指導員互相推諉責任的結果，青年工作也不做了。至於鋤奸網員之類，原是形式的東西，自然談不上工作了。

指導員說服教育精神不够，常常以行政的命令的方式解決問題。他有這樣的看法：政治工作是給人光說好話的，有時嘴都說疲了還不頂事。既然說服不頂事，自然要用硬辦法解決問題了，比如有的戰士愛說說諷話，說服不聽，就罰坐禁閉。伙食不好，下面意見很多，就在牆名時發一頓脾氣。米碾不好，就教訓上士：「爲什麼碾不好？」「碾不好不行！」又如稿牆報，給每人限定一個題目，學習差的叫人家寫一篇「我的學習爲什麼落後？」認識不好的叫寫一篇「我思想中有些什麼毛病？」懷疑誰有政治問題就給出上這樣的題目：「我對坦白運動的認識和感覺」。有一次給一班長出了個題目是「你有病怎樣去醫治？」本來是想叫他寫衛生一類的文章的，二班長誤會是他反省，就寫了一套「我不想當班長，要求當戰士」的牢騷話。這種辦牆報的方式使一些人很不高興。他如整訓中要大家相互寫挑戰書，條件提的很高，也不鄭重討論，就叫文書寫好掛起，以後又不督促和領導，等到檢閱落了後，就怪大家不努力，斥責人家，不是好好地總結經驗教訓。問題的處理，常常是主觀的，不民主的，比如播種時下的種子太多，上級規定每畝三合，他們十五畝地播一斗，戰士曾幾次提意見，

不採納。鋤苗的時候，因播種的影響，苗太稠，戰士幾次提意見留少些，因為苗太多了長不好，他不聽，還說：『有錢買不到苗，稠些比稀些好』。後來因苗太稠，藥子長的不好，據估計總起來要少收十來石糧食。

——支部工作很不健全——

組織生活很不經常，談不上領導作用。本來支部也規定了一套機械的組織生活，要求一月開一次支部大會，半月一次支委會，一週一次小組會，黨員每週要向小組長彙報兩次，小組長對支委彙報也是兩次，支委又一週向支書彙報一次。如果認真做起來，自然是嚴重的形式主義，他們沒有做，並不是有意識地反對形式主義，而是對工作取自流態度。比如，在建築中一個月不開一次小組會，冬訓中有的小組兩個月只開了一次會，也不是因為沒有發生問題，像前面說的，五連問題很多，不開會討論，只是放棄黨的領導罷了。

就是開了會，也往往不解決問題，搬弄一通黨八股了事，比如今年二月四日的支部會上，有一個黨員在會上做了這樣的演說：『我們是黨的軍隊，什麼工作要稿的好，都要靠黨的保證。我們四組自去年十一月十五日整訓以來，只開了兩次小組會，集體彙過兩次報，我自動彙過一次報，黨的生活這樣散漫，怎樣能保證行政工作的完成呢？要工作做好，必須上下一齊動，大家努力』。到底這次會議黨要保證解決個什麼問題呢？再如每次工作計劃、總結和報告，都是提出要鞏固部隊，要黨員起模範，

要糾正不良傾向，等等，但只是一般號召，沒有具體領導，逃亡依然不少，黨員出的問題很多，不良傾向還是嚴重，像信樣老一套的空喊是無濟於事的。

——黨員脫離群眾——

黨員中的積極份子，因為一聽見群眾說怪話就向連部彙報，也不好奸做解釋，而連部得到彙報就喊那個說怪話的去斥責，這樣使群眾對黨員很不滿，一些調皮戰士公開打擊黨員，把黨員叫「奸臣」或「尖腦殼」。有一次一個調皮戰士故意對一個黨員說：「李得勝，你給我找個主兒把這雙鞋賣了，看再有尖腦殼到連部報告沒有！」另一個調皮戰士也愛來這一套，他時常愛指桑罵槐的譏諷黨員，譏諷之後，又接着說：「我說的不對，你們不要再說了，再說，又要有尖腦殼報告我了」。並威嚇說：「那個黨員要做我的工作，就是做特務工作。我過去在四連就把某班長叫過特務」。黨員在群眾中沒有威信，一個黨員給一個群眾談話，自己要不是班長就吃不開，人家會不理他，會碰一鼻子灰。在這種情形下，有些人不願做支部工作，說：「當支部委員是給人家出氣的，誰要再選我當支部委員，我就要表示不黨性一下」。有的黨員在支部大會上這樣說：「我過去當組織委員，真把我弄的沒辦法，麻煩死了！這回把這個稿脫了，真是啊彌陀佛，好得很！」甚至有個別落後黨員要求退黨。這些都說明黨員在群眾中是孤立的，一方面黨員的工作作風是脫離群眾的，另一方面群眾中一些落後份子的歪風總佔着上風。

其次，有些黨員表現很不好，也使黨在群眾中降低信仰。有一個黨員要求退黨退伍，一貫說怪話，表現比一個落後群眾還要落後，救濟難民時募捐，他說：「我沒有，一定要，就扣我三年津貼罷了！」別人說他不對，他說：「錘子不對！我又不是資本家，要是資本家，我就送你一網票子，你們又不早說，叫我好準備」。生產中，有一個黨員說：「長工活，慢慢摸，摸快了，劃不着」。整團中，大家都起得很早，黨員二班副睡懶覺，叫也叫不起來。其他表現落後的現象還不少。團政治處主任這樣批評：「五連黨員做了群眾的尾巴，講怪話的是黨員多，不安心工作的是黨員多，行軍中掉隊的也是黨員多。許多黨員思想意識不好，黨內的批評鬭爭也不開展，不能克服這些不良現象」。

(四) 練兵落了後

在整個練兵運動的熱潮裏，五連的練兵也是有進步的，比如在軍事體育上，過去只有一人會單槓，現在不會的佔不到四分之一。雙槓過去沒有一個人會，現在差不多都能來一兩套，一點也不會的不過十來人了。跳木馬過去也沒人會，現在有一半人能全副武裝通過，絕大多數的人都能徒手岔腿跳過。在投彈方面，過去投四十米的就沒有，現在就有六、七個能投四十米以上，一般的水平也都有了提高。在管理上，較之整訓前也比較嚴緊了。

但與別的連比較起來，練兵是落了後，是全團各營中練兵最落後的連隊。學習熱忱沒有發動起來，

戰士和幹部中都存在着「好就好，壞就壞」的消極思想。練兵開始時，經過一連串的動員會，相互挑戰，曾經熱了一陣，但不久就冷下去了，陽曆年時又熱了幾天，不久又冷了，情緒是波動的。同別的連隊帶病練兵相反，五連的人有點小病就請假，頭暈、咳嗽和瀉肚之類，每天告假的少則四、五個，多則八、九個，有一個戰士去年建營房時把手扭了一下，就一直說手痛，什麼技術也不練，一天用條繃帶吊着個胳膊搖來擺去（後來檢查出病早好了，是故意裝病，破壞練兵情緒，自己在坦白運動時承認的）。下操下課後，很少有人自動練習一下，大家蹲在屋子裏扯亂談或捻毛線，操場裏聽不見投彈聲，槓架邊看不見練習的人。早晨起床號前操場和院子裏是靜悄悄地，晚熄燈號後也沒有發奮苦練的人。下雪時，大家圍着火堆烤火，誰也不願意冒雪練一下，雪停以後，槓架和木馬左近，堆着厚厚的雪，踏都沒有踏過。伙夫、通訊員更顯得落後，至於文書，在五連，那是被尊稱為「帥爺」的。

領導的不好，是成績落後的主要原因。幹部本身工作就不大安心，搞的不起勁，一排長代理連長，搗蛋的人罵他是「猴子稱霸王」，指導員沒有注意解決這一問題，使他的工作很不安心，採取「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工作態度，抓的很不緊。指導員不能以身作則領頭幹，常常不能跟戰士一起進行操課，自然也就談不上積極的領導了。其他有的排長和班長也不能積極的起模範，遲到早退者有之，睡懶覺者有之，不能不影響戰士情緒。除了動員會上的一般號召外，很少進行具體領導工作，沒有表

揚積極份子，沒有批評消極份子，讓個別政治上可疑的份子散佈破壞的言論，裝病請假者沒有及早批評制止，沒有利用課餘、雪天和早起晚眠的空隙進行苦練，散漫無組織，沒有把文書、通訊員和伙夫等捲進練兵浪潮中來，比賽沒有發動起來。總之，在五連，領導上沒有把練兵造成一種群眾運動，沒有把全連的人組織起來，沒有實行苦練的方針。

舊曆年後，由於五連在全團檢閱中落了後，幹部和戰士都受了些刺激，改善了領導，練兵運動才逐漸表現有了勁。今後只要再進一步注意該連領導的改善，戰士的情緒是容易提起來的，各方面工作將亦會很快的進步！

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日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3641B

